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新聞紙類



第五卷　第十五期

要目

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廿二日出版

國聞週報總社

天津日租界旭街四面鐘對過

國聞週報

第五卷第十五期目錄

本報徵求照片

本報徵求各地街市，風景，時事，風俗，照片。每張酬金五角至三元。或同價值之本報。其名貴攝影。假印後奉還者。亦可辦到。來件掛號寄天津旭街二十七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是幸。

日本共產黨案詳紀（上）

冷觀

日本三月十五日之無產黨案。被逮者千人以上。緹騎遍於全國。實爲日本歷史上空前之巨案。惟以日當局禁止各報發表。直至四月十日方始解禁。茲集合各方報告。編爲是篇。力求詳盡。以供國人留心日本政治者之參攷。 記者附識

●日本共產黨之組織與戰略

日本急進的社會主義政黨。淵源於明治三十四年之社會民主黨。主之者爲片山潛木下尙江等。以及是年之日本平民黨主之者爲幸德秋水等人。各該黨均成立未久。隨被解散。今片山潛以第三國際幹部資格在蘇俄受國賓待遇。實爲日本共產黨領袖。幸德秋水則於明治四十二年因大逆案被處死刑。至今之所謂日本共產黨萌芽於大正十一年。檢舉之高津正道氏等民曉共產黨。被發覺之黨員計十數名。次年六月又有佐野學堺利彥等日本共產黨之檢舉。被發覺者二十餘人。自經政府高壓。乃由知識階級中心。潛入於農工階級有實行力之方面。在各社會組織中暗加組織。如自大正十三年末之勞働總同盟內訌。次年四月總同盟遂將左翼評議會除名。是年四五月蘇俄先派西柯克氏赴日。秋間又派俄國工會代表烈甫瑟赴日。運動之勢。於以漸張。是年八月起無產黨組織運動表面已集中勢力。而內幕則極左分子自有結合。自評議會爲始。於農工團體水平社學生聯合會。甚至中小學學生間。亦注入共產主義教育。各方面每處置十名內外最共產分子之細胞。使繼續研究共產理論與團體組織及掠奪權力之方法。並各社會施設詳況。以爲大舉結黨之準備。暗中並已成立組織準備委員會。大正十五年黨員增加得百三十名。是年十二月四日集合同志十七名。開日本共產黨創立大會於山形縣五色溫泉。通過立黨宣言綱領規約等等。該黨係以福本和夫等爲中心。精神上雖服從第三國際之指導。其鬪爭之理論與戰術。則力求與日本固有之歷史及社會之實況相合。舉凡共產黨機關報。馬克斯主義。無產者新聞。及其他宣傳運動。莫不盛行福本之理論。鬪爭以爲在日本資本主義之現狀上。應以有產階級的民主主義之獲得。爲鬪爭之第一階段。認之爲達到革命之絕對條件。其戰術之一。爲治安維持法治安警察法等所謂惡法之撤廢。完全的工場

法之制定。健康保險法之徹底的改正。言論集會結社之絕對的自由。以及其他不易實現之事項。亦都揭而出之。以作獲得民主主義之標語。一方面更用政治的暴露戰術。舉凡政府行動。施設法律之不備。乃至議會政黨及資本家階級之組織行動等等。凡有可乘之隙。必爲之誇大宣傳。以彰其惡。或更對時事問題。並其他足以惹起社會注目之諸般問題。積極的有所作爲與主張。以期誘發各階級民衆之不平心。反抗心。同時又依統一運動。計畫全國工農總聯合。標榜階級的大衆之共同戰線。其於議會解散請願運動。惡法反對運動。工場代表者會議運動等等。胥以特別組織。從事活躍。其於國際運動則主張對華不干涉。反對政府之對華政策。此等組織悉經由黨之細胞與各支分區部爲周密之指導。而對勞働界則藉此予以動員之訓練。全國戰線之維持與擴張。根據上項理論其戰術上當然之結果。自令工會運動脫却從來之組合主義而擴大爲政治的鬪爭。由爭議變爲暴動。自大正十五年以來。如芝浦製造所鶴見工塲之兩次大罷工。皆有嚴重之形勢。實由風靡左派運動界之「福本主義」爲之發縱指示。顧以第三國際對福本一派之理論戰術不以爲然。昭和二年二三月之交。乃有日本共產黨首腦部數人利用中國革命高潮潛行入俄。在莫斯科與第三國際本部部員會見。報告日本支部成立經過及活動狀況。第三國際幹部遂予以嚴正之批評。將該黨從來活動上根本之謬誤與缺陷痛加糾正。別受新命令與新綱領之指導。是年八九月先後由俄返國。爲闡明新方針與政策計。特

日本共產黨首領片山潛

密印政治大綱組織大綱當面之政策等等。佈諸黨員。以全主旨之徹底。且以全力謀組織之充實與完備。得同志百數十人。十一月以東京爲中心。開第一次大會。新方針之可注意者爲排除從來之秘密主義。謂非將黨之存在公然揭露於大衆之前。則眞的鬪爭。無法展開。當前之口號爲帝制之廢止。寺院地主所有土地之無償沒收。農工階級獨裁政府之樹立等等共約十數項。內部則大發指令。指導各機關。其中央機關報「赤旗」及日本共產黨小冊子」等則多載檄文。連續頒布。其組織自依第三國際本部之組織系統。廢去從前五人單位之細胞。而爲工場細胞。農村細胞。街頭細胞。內中尤注重工塲細胞。先以此等細胞作基本原位。順次而及於地區委員會。地方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互相連繫。中央委員會中並有常務中央委員會。其中有政治部組織部。而以書記局歸其直轄。政治部之下有農民委員會。總選舉對策委員會。政策委員會。機關報編輯局。組織部之下有青年部。婦人部。組合部。政黨部。國際部等部門。各細胞受各該細胞組長之統制而行動。各細胞員惟以屬於其細胞而爲橫的連絡。其縱的連絡。惟組長能之。組長又與同一地區之組長會議聯繫。經地區委員會以及於上級機關焉。其在國際則與中國共產黨上海之第三國際極東宣傳部相聯絡。在國內更與極左派各組織。如日本勞働評議會。無產青年同盟等相呼應。行全線的左傾之抱負。冀將爭議化爲暴動。以成暴力的對抗。本年二月得在柏林之某巨頭電令。參加總選舉運動。以圖黨員選入議會。從內部破壞其組織。一面利用總選舉運動。散布「總選舉方針書」爲推翻現行法制

之宣傳。並誘致無產政黨各團體。實現大合同。俾對既成政黨。作澈底的攻擊。令政局益趨動搖。以便無產階級之進取。經濟上則擬糾合各工團張統一之戰線。使無產階級運動。爲革命的進展。除「赤旗」及「共產黨小冊子」外各地細胞。各有宣傳品。如「赤色信越」(地名)「北海勞働者」「北海通信」「階級戰」「先驅者」「火花」「同志」「前衛」等等。依秘密連絡之方法。巧布於黨員及左傾的農工民衆內。中悉以民衆現實的鬬爭爲題材。以冀敎育革命的鬬士。其勸人入黨方法極巧妙周到。最初選擇自己周圍之工人中贊成共產主義者。示以各種宣傳品。以覘其有無承認該黨主義綱領之意思。一面調查其人之身分境遇家庭情況。考核其將來是否宜於革命的運動之黨員。且試驗其性格是否作黨員而可以守規律。重秘密。果諸般合格。然後推荐之。因日本共產黨係以勞働階級之先鋒自居。故一方面潛入各左翼團體以占指導之權。一方面在各該團體內盛行共產之宣傳。促其內部分解。以化爲左傾。**遇有勞働爭議則激發之。擴大之。使成政治性質。而導於暴動之途。**此即日本共產黨現採之戰畧也。該黨據傳現有黨員在四百名內外。關東。關西。九州。北海道。信越等處。均設有地方委員會。其行動銳敏而秘密。例如傳達命令。決不直接由發令者通知被傳達者。必由中間人爲之。而中間人又於傳令者與被傳令者概不相習。純爲秘密之使者。其以書面來者。則雖經由郵遞。而受者初不知何人寄來。黨員規律至爲嚴重。黨員誓約絕對服從上級機關。黨員間會話如問及黨員若干人名爲誰。以及何處有細胞等等。則立即受除名處分。會議時間亦嚴禁缺席。凡有重要文件概不寄送。多由口頭依次傳述。書類等則閱覽之後隨即焚毀。黨內暗號有數十種。又有一人而具四五假名者。隨所往之地點而易用之。黨員除自身所屬細胞外。黨內事情概不知曉。立於指導之地位者多屬賣文爲活之官私大學學生。此日本共產黨之大體內幕也。

●共產黨檢舉之因果

日本自大地震以後。社會思想大見變化。共產運動乃乘時活躍。日政府早已著眼於此。故震災之後。於主要都市之地方法院檢事局內。特設「思想系」。專門研究思想的犯罪而加意調查。去春以來。東京地方裁判廳檢事局思想系蒐集應有儘有之各種思想團體所出印刷物宣傳物。就思想的系統分類研究。**適得俄國寄來蘇俄政府機關新聞等等。頗覺其論調之變化。其後日本有種團體之宣傳文字亦恰有吻合之論調。**遂覺國內確有此類秘密結社之存在。且俄國報曾載有日本左翼運動之批評一段。並稱已促福本和夫等四人赴俄。指摘其運動方法之錯誤等語。文中竟用「日本共產黨」字樣。而其時日本文藝界論戰中亦有用「日

檢舉共黨案之出力者毛利警部(左)浦川勞働係長(右)

本共產黨」之稱者並與俄國所傳若合符節尤引起司法及警察方面之注意。加以大正十五年九月以來左傾的勞働農民黨對於農工爭議無不積極左傾當局久疑其別有內幕久經偵察去年四月漢口所開汎太平洋勞働會議日本代表回國經警察搜查一次至九月中旬已將日本共產黨結黨場所綱領規約日記等等先後搜獲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查得對蘇俄之日本共產黨創立報告要點係謄寫油印之物本年二月九日復從東京府下南千住町第二端光小學校勞農黨候補者演說會場之垃圾堆中發見日本共產黨中央機關報「赤旗」第一號三月五日更於本所公會堂勞農黨主辦之演說場上沒收共產黨綱領及多數證據書類蓋當總選舉時共產黨利用官廳忙於選舉之機會用該黨書記局之名密令全國黨員一體動員藉勞農黨選舉運動大事宣傳自東京以至大阪京都兵庫名古屋福岡北海道等處齊行散布十數種煽動式之傳單招貼香川



日本共產黨秘密開會地之五色溫泉（×印即開會所在）

地方至有暴力的對抗之密令故大山郁夫運動中有五百名被警察檢舉之事件。其內務省警保局所抄獲之所謂不穩傳單小者寬三寸長五寸大部分用五色紙油印者大者非普通謄寫板所能印傳單內容約十數項包有共產黨之政綱綱領並共產黨獨得之標語一說原文係華文由中國密寄者在京都抄獲之傳單所載字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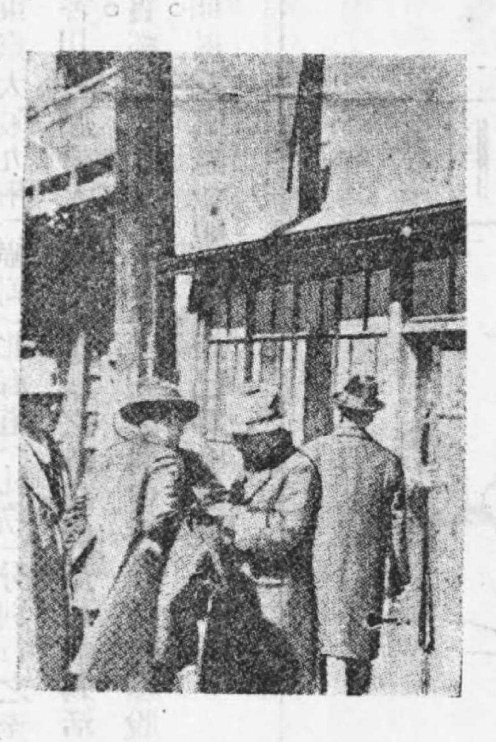
（一）打倒依附君主之資本家議會
（二）給與勞働者以麵包與工作
（三）沒收土地
（四）勞農大衆請到日本共產黨之旗下

又二月十七日左右東京第五區（在原豐多摩及島嶼）有爲秋和松五郎（勞農黨候補者）散布傳單。傳單題目中有作「爲打倒資本家地主之政府」檄全國勞働者」痛烈攻擊田中反對內閣及資本家最後揭載「我輩之要求」左記各標語。

（一）八時間勞動制失業津貼法之制定
（二）選舉法之澈底的改正
（三）一切壓迫無產階級之諸法令之撤廢
（四）反對帝國主義戰爭
（五）君主制之撤廢
（六）樹立勞働者農民之政府。

該傳單上記有「日本共產黨關東地局花原地區工場細胞」字樣自是官廳愈加偵察卒得該黨各項秘密文書官廳根據之而參合向來注意之人物與總選舉中活躍之各氏詳其里居查其踪跡乃有三月十五之全國的大檢舉。

於此有可以特紀者此次黨案發端之所謂**五色溫泉秘密會議**是也按五色温泉在山形縣下冬季特寒温泉不温故浴客稀少共產黨利用其幽僻乃於大正十四年十二月四日由十七名幹部在彼集會先由內中兩人於三日午前六時先往裝成會社員模樣稱係東京本所區相生町東京蓄電池製作所擬開慰勞會他之四名則作爲別働隊更於前一日投宿於福島縣湯野温泉之龜屋旅館內中一人又臨時轉居別一旅店如此互相連絡而外表不致惹人注目在龜屋旅館之三人以一人司警備以二人從事於大會宣言綱領規約等之起草午前十時至午後九時竣事後出鈔票百圓招妓歌飲爲狀甚歡此外十一名則由東京赤羽上野各驛三三五五同向山形縣板谷驛出發或裝作社長董事之風度或化爲小工之衣飾以避官憲之耳目至福島驛則前記別働隊之四名亦乘同時之車向山形進發途中若不相識者該十五人係於十月四日午前五時抵板谷驛時値大雪在待客室中休息片刻與出迎之先發隊二名同到五色温泉之宗川旅館時爲午前七時當開大房三間舉動似甚闊綽店名簿自係全用僞名十七人中有三人裝作社長董事頗受同儕尊禮早餐之後午前十時對女侍役等宣稱社長將有訓話囑彼等他去有事再相呼喚直至午後五時方始畢會並未用餐女侍役等亦殊異之有問之者則曰吾等社長性情格別訓話特長大是苦事云云會後狂飲而睡在大會上協議之宣言綱領等等當係保留一份之外全部燒毀翌晨計村房飯金各項百三十九元賞錢四十元十七人中幹部四人先於九時出發餘人於十時出發當時列席參預計畫者爲「馬克斯主義」雜誌及「無產者新聞」同人並日本勞動組合評議員等十七名其姓名如下


三月十五日爲警察占據之勞農黨本部

福本和夫日下部千代市渡邊政之輔三田村四郎佐藤文夫松尾眞義藤原久片山久中野尚夫水野成夫門屋博藤井哲夫國領伍一郎豐田直中尾勝男菊田善五郎喜入虎太郎

此一段秘事無端入於東京警視廳警部毛利基之耳乃於十五年九月親赴五色温泉宗川旅館探詢調閱名簿姓氏不符隨以所獲共產黨注意人物之照片示之則女侍役中有能指出來館開會之面貌者回想當年則不特開會之情形詭秘可疑且瀕行時館中贈以紀念手巾在尋常客人欣然樂受者彼曹則棄置不取以是益認爲確有內幕毛利氏自此根究各關係方面乃若一瀉千里之勢愈益明瞭惟爲辦事愼密起見在檢事局祗有鹽野檢事正松坂次席及平田檢事三人在警視廳祗有大久保官房主事纐纈特高課長浦川勞働係長毛利警部四人**共爲七人主辦茲案。部下固不待言。即警視總監猶不甚了了。**各主辦人員每有出外訪查之事輒諱言之甚至稱病告假不令人知關於接洽檢舉事項亦多藉口他種事故不露形跡即刑事部且係檢舉當日即三月十五日午前一時方令知之其他可想自月

復一月時機成熟猶將密碼電報改正以免洩露稍覺重大之事便由檢事直接出馬至人員配佈已齊乃於三月十五日午前五時人衆熟睡之時。突爲未曾有之大檢舉。各署高等刑事於共產黨本據各地早已跡探確實檢事局及警視廳預備襲擊七十處之人刑事隊總動員後計分三十餘隊分途掩捕搜查自勞農黨本部以至其他各處檢束人員沒收文件全國一致檢舉者不下千名誠日本空前之大案也因人數太多故起訴後之公判將於全國四裁判所即東京大阪九州（福岡）北海道（札幌）分別行之至對勞農黨根據地之香川縣壓迫尤嚴蓋總選舉之時該處農民最爲活躍有大舉反抗之事實經壓迫之後一萬三千人之農會會員已脫黨脫會發佈非共產之聲明夙爲官憲嫉視之農會已等全滅矣。

（未完）



津滬租界中之華人市民權

（冷　　心）

上海公共租界華董問題

上海公共租界。市政權既全操於英人之手。自民國八年。工部局加捐。引起上海商界及市民之反對。當時主張最力者爲王才運。陳則民。宋漢章。王屏南。俞國珍。李馥蓀。余化龍。趙南公。陸祺生。朱耕石。包世傑。聶雲台。邵仲輝。王正廷諸人。此爲上海租界市民力爭市政權之始。所得結果爲以華顧問五人加入工部局。並由比總領事保證。凡關於華人利害之事。均先徵五顧問同意。而納稅華人會於是成立。至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發生。市民向工部局提出十三條件。所得結果僅允爲收回會審公廨爲臨時法院。外人方面則主張工部局加入華董三人。交涉因未圓滿解決。而五顧問亦連袂辭職。上海市民與工部局之關係。殆已斷絕。嗣經納稅會執行委員會往返交涉。結果始以加入三華董六委員爲暫時過渡辦法。當經納稅華人會於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本月十日選出貝淞蓀。袁履登。趙晉卿三人爲華董。林康侯。李馥蓀。秦潤卿。黃明道。陳霆銳。錢龍章六人爲委員。於十九日就職。茲將關於本問題之各種紀述函件彙誌如左。

交涉之由來

最初上海公共租界人口稀少時。工部局爲所欲爲。而納稅華人之利害關係。亦不深切。故當時不僅納稅華人不知爭出代表。加入工部局。即官廳亦不加注意。迨後華人入居租界漸多。界內市政漸見複雜。因工部局對於市政不肯公開。局中上級人員不肯聘用華人。以免除一切隔膜。遂致租界當局誤信通事之言。任意行使職務。納稅華人利益。常被侵害。積憤之餘。致有前清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五月二十九日。寧波人反對遷移四明公所之罷市案。法捕放鎗擊斃華人十五人。又光緒三十一年（一九零五）因黎王氏被誣爲拐匪。外領越權逮捕。華人全體憤慨。大鬧會審公堂。又同年爲俄巡艦火夫特蘭提夫斧斃周生有案。亦發生事故。其後二案。均發生於公共租界。此由於公共租界司法權。爲中國官廳漸次斷送之結果。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六月三日。上海商人援助本埠學生。響應五四運動。全體罷市。公共租界秩序三日間全由學生商人維持。並無事故發生。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爲反對工部局增加巡捕捐（即市政捐）並強迫徵收。全體大憤。福建等路商店。被害最烈。納稅華人。因思以前各種犧牲。因無組織。故時過境遷。毫無利益之保障。遂一方面提出『要求市民權』『不出代議士不納稅』之口號。一面組織納稅華人會。其奔走最力之團體。

為各路商界聯合會。結果僅得毫無實權之五顧問。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五月三十日因事前日紗廠慘殺顧正紅一案。華人大憤。並同時工部局擬制定交易所印刷及童工三種附律及越界築路。侵犯中國法權與主權。學生為愛國心切。在公共租界內公開演說。詎料工部局方面不循正軌。遂於南京路老閘捕房前開鎗殺傷華人數十餘人。釀成五卅慘劇。全體商人大憤。罷市二十七日。損失鉅大。五顧問辭職。次年工部局方面亦知華人主權觀念已非昔比。遂設華董三席。但以各種懸案均未解決。最緊要之法權尚未收回。故全體認為不滿意。一致反對。去年工部局又欲增加二釐巡捕捐。全體納稅人反對如前。工部局遂用高壓手段。吊銷營業執照。被迫關店者四十餘家。工部局知不可侮。遂採用和平手段。結果二釐增捐在未徵得納稅華人會同意時。在抗議下交付。而華董問題。遂着手協商。此次協商結果。三華董即行加入。此外加委員六人。又以辦事員最為重要。及華人教育之不可輕視。乃提出三種提議。正式向工部局交涉。

主張租界華人市民權之中堅　王正廷

工部局經濟之審查

華人納稅會因市民欲參預租界市政。則對於工部局經濟自應加以審查。會推出李銘。徐慶雲。秦潤卿。何德奎。袁履登。黃明道。貝淞蓀。六人組織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該會審查之報告如下。

逕啓者。銘等承本會同人委託審查工部局預算。茲事關係租界華人利害。雖自顧才力不勝。不敢辭謝。自接受委託後。即與工部局接洽。該局召集財務•警務•工務•教育•衛生•火警•各部分組會議。銘等出席數次。除遇有關係吾國主權之處。隨時非正式口頭抗議外。其他關於建設及預算等項問題。因須俟審查完畢後報告本會大會議決。故概未表示意見。查該局分組會議。係由該局董事三人及各該管部主任暨秘書等聯合組成。如其事關係不止一部。即由有關係各部聯合會議。會議時由各該管部主任說明。復經詳細討論。分別修正。會議結果有通過者。有撤消者。有暫緩進行者。往往以收入不多。量為撙節。就表面觀察。主席對於提案類多精密考慮。詳細討論。量入為出。頗稱覈實。惟該局用費門類衆多。緩急興廢。斟酌損益。逐欵鈎稽。既需時日。尤需專門之學識經驗。銘等倉卒從事。難期明瞭貫澈。茲將審查所得。繕就表冊三件。送請大會詳為討論。並就管見所及。撮其大要。謹陳如左。(甲)已辦各事應改革者㈠音樂隊。年支十餘萬兩。既未為租界全體市民所享用。亦非為租界全體市民所必要。㈡教育經費。用於華人方面者。為數甚微。於華人教育。殊欠尊重。㈢五卅案之首事者。僅免職務。未予懲戒。已示寬大。再給俸酬。未免使華人以難堪。㈣警務部服務華人。幾及三千。其他國籍僅居少數。而俸給服裝之費。則以他國人享用為優。指揮管理之權。又以他國人主持。是尙聲氣既欠相通。人心易致不平。華人未必乏材。勞勣固嘗相等。是宜參酌任用。一體待遇。以期公允。(乙)此後應籌辦者㈠參政委員華人須有相當人數加入。㈡工部局總辦處總持全局行政。以吾華人市民之衆。事件之繁。僅由他國人主持。誤會隔膜。自所不免。應添設華籍秘書一二人。予以

相當職權以資佐理。㊂工部局各部重要辦事人。均應添設華籍人員。財務一部。尤應首先添設。各該部普通辦事員。亦須加用華人。㊃華董加入後。應由董事會選派稽查員若干人。稽查各部華洋各員辦事之成績。至此後進行方針。竊謂無論擬辦何事。必先確定宗旨。妥商步驟。循序漸進。方收實效。吾人之於工部局。就權義平等立論。華籍議董名額。自應以納稅爲比例。但在今日交涉伊始。爲彼此諒解。並事實易於就範起見。如果彼方誠意合作。不妨暫爲過渡之計。先在本屆定華董若干人。爲初步辦法。一面儘量籌劃在下屆增加華董名額。以期貫澈初衷。並將甲。乙。兩項所載各節。斟酌緩急難易。次第商辦。至該局增加二厘捐稅一節。據該局報告書所載及觀其迭次會議情形。常有急應興辦之事。因費絀而卒從緩議者。似現在用款。已感拮据。捐稅似有不得不增之勢。惟如此鉅額開支。若能於應興改革之處。就各部重行支配。其收效必較現在爲多。似應由華洋議董會遴選精於審核人員。組織審核委員會。隨時逐款審核。庶捐稅應增與否之問題。不難解決。又各部重要辦事人員。類多西人。且均有合同關係。其中如往返旅費休假薪津及養老撫卹等金。所費甚鉅。年來華人專門人材。亦日見增多。工部局大可慎選試用。就地取材。俸給一切。當然較之聘用外人。可以撙節減省。且於該局財務。不無裨益。是否有當。諸希公鑒。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李銘•徐慶雲•秦潤卿•何德奎•袁履登•黃明道•貝淞孫

正式交涉之文件

(一)華人納稅會致工部局函　逕啓者。茲爲解除目前及最近之將來種種誤會與困難。及表示願望切實合作起見。特由本會主席虞洽卿先生。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主席李馥蓀先生。本相互平等之原則。向貴局正式爲下述之提議。以解決現有一切問題。㊀華董席數。須以捐稅比例爲原則。但於現狀之下。爲表示本會誠意合作起見。按照歷次雙方所議過渡辦法。除原有華董三席外。各委員會應加入華委員六席。連華董共爲九席。即日實行。上述爲暫時之辦法。須於最短可能期間。實行增加華董席數六席。至其六華委員之職權與待遇。自應與其他委員一律。㊁總辦處警務處及其他各處之上級職員。至少須用華人一人。會辦各處之行政。其各處重要位置。須儘量由華人充任。以表合作精神。並免一切誤會。㊂華人教育委員會。須以華人組織爲原則。華人教育經費。須以估捐稅百分之二十爲標準。但爲避免目前預算上困難起見。除原有定數外。須即規畫最少需要之數。作爲擴充華市民教育之用。華人教育委員會之委員。由本會推舉。現有四華童公學之重要行政人員。爲適應華童教育上需要與增進管理上效能起見。自下學期始。須聘華人。以上提議三項之內容。務祈察照本會推誠合作之態度。表示接受。則市民之幸福。與中外商業之進步。當靡有窮盡也。相應函達。至希查照。迅予辦理爲荷。此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費信惇總董。(三月二十六日)

(二)工部局總董復納稅會函　(譯意)逕覆者。接准今日貴會公函。關於局中華代表局務重要位置。雇用華人。及界內華人教育等問題。敬悉。本局對於貴會意見。即原有華董三席願即加入。並於三華董之外。再行推選六人。加入各委員會爲委員。亦已滿意委員之職權與待遇。協商之際。曾經說明。與其他委員同等。關於來函第三項之表示。本局十分尊重。因華人之切實合作。華董席數。依事情之常軌。自將使之增加。關於其他各點。本席敬答本局已於『雇用華人充任重要位置』『增加華人教育費用』二事。曾經籌議。但在華董出席之前。茲二案之討論。未能進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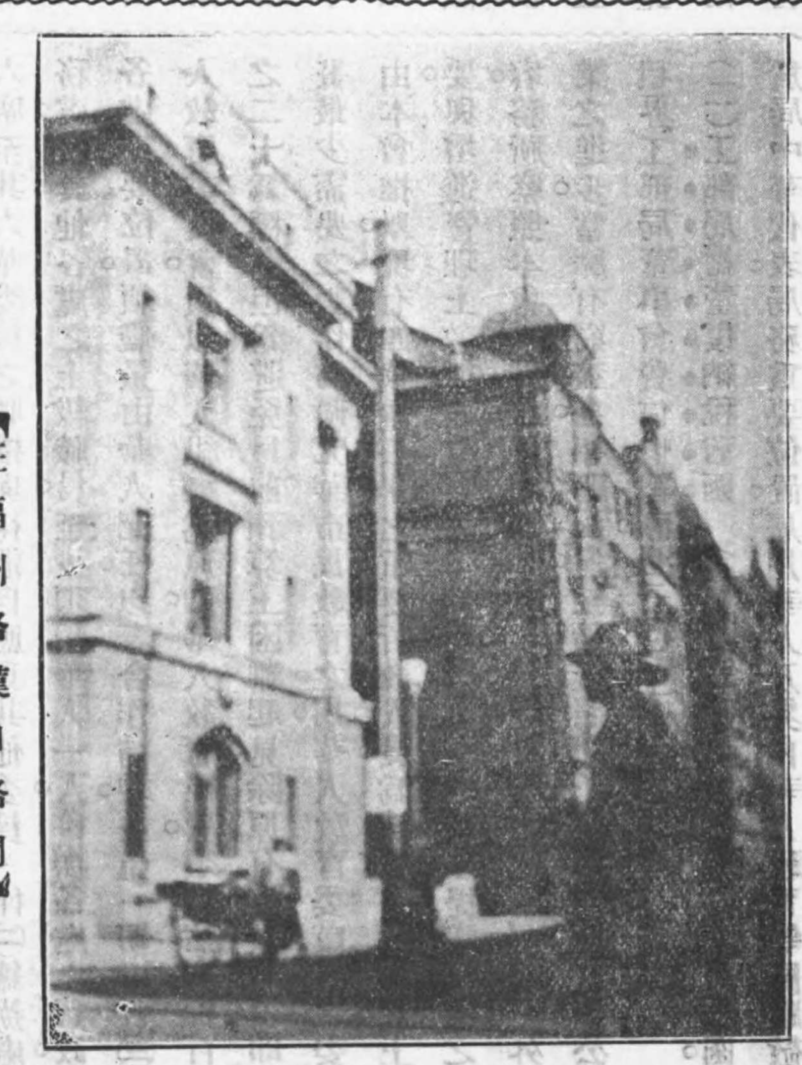
相應函復至希查照爲荷此致納稅華人會主席虞洽卿先生工部局總董費信惇(三月二十六日)

(三)納稅會復工部局函　逕復者接准十七年三月廿六日貴局對於同日三項提議之函復內容業於同年四月三日提交本會代表大會討論得其議決如下㈠華董事三席華委員六席即行加入貴局行使職務之過渡辦法代表大會認爲可行㈡本會之提議華董事席數須以捐稅比例爲原則且於現狀之下即根據現有董事總額在最短期間須增加華董事六席貴局復開依事情之常軌當使之增加一節代表大會認爲此項最短期間至多不得過一年㈢總辦處•警務處•工務處•財政處•衛生處•消防處•及其他各處之上級職員至少須用華人一名會辦各處之行政其各處重要位置須儘量由華人充任貴局復開於華董進局辦事之前尚難進展一節代表大會認爲貴局應於華董委員加入後立予協商實行㈣關於華人教育委員會之組織華人教育經費之增加華童公學人員之聘用貴局復開於華董進局辦事之前尚難進展一節代表大會認爲華人教育委員會之組織及華童公學人員之聘用應於下學期立即實行至教育經費之增加除本屆應爲可能之擴充外應於下屆會計年度開始時把實行估捐稅百分之二十之標準總之租界居民華人佔絕對多數其利害關係爲最重大嗣後貴局關於租界一切設施應十分尊重納稅華人代表之意見以表示切實合作之精神相應根據本會代表大會對於上述復函內容之議決案函達貴局至祈查照施行爲荷此致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費信惇總董(四月十一日)

華董委員之產生

△選舉開票結果　四月十日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舉行第一屆出席工部局代表選舉大會到代表五十四人結果華董當選者貝淞蓀(三十八票)袁履登(三十五票)趙晉卿(三十五票)委員當選者林康侯(四十五票)李馥蓀(四十三票)黃明道(三十三票)秦潤卿(三十三票)陳霆銳(三十一票)錢龍章(二十九票)

△華董委員略歷　㈠貝淞蓀名祖詒年三十六歲江蘇吳縣人民國元年任江蘇實業工場監學民國二年任漢冶萍公司會計所辦事民國三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石厦之一角】【在福州路漢口路間】

年任北京中國銀行總管理處辦事民國四年任廣東中國銀行營業主任民國五年任該行副行長民國六七年兼代該行行長民國八九年開辦中國銀行香港分行任行長至十六年七月調任上海分行行長現任上海中國銀行行長銀行公會代表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執行委員審

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委員。

(二)袁履登。名禮敦。年五十歲。浙江鄞縣人。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曾任寧波裴迪學校副校長。兼英文教員。又任浙江第四中學及寧波益智中學英文教員。民國元年任寧波軍政府外交兼交通次長。二年任漢粵川鐵路督辦公署繙譯員。三年後改就商業。歷充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會長。上海總商會副會長。工部局華顧問。現任寧紹商輪公司經理。上海國民銀行董事。集益碼頭貨倉公司董事。上海總商會執行委員。上海航業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監察委員。寧波旅滬同鄉會執行委員。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執行委員。

(三)趙晉卿。名錫恩。年四十六歲。江蘇上海縣人。曾任太平洋商業會議專使。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代表。上海總商會會董。上海青年會會長。浚浦局顧問董事部中國代表。現任上海總商會常務委員。滬江。光華。大夏。法科。等大學董事委員。浦東電汽公司。同益銀公司。中華工業公司。治豐公司等董事總理。市政府參事。

(四)林康侯。名祖溍。年五十三歲。江蘇上海人。曾從事教育事業十年。創辦南洋大學附屬小學。後任滬杭鐵路車務總管。新華銀行滬行經理。滙業銀行經理。現任上海總商會常務執行委員。市政府參事。二五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常務委員。仍兼滙業銀行稽核。

(五)李馥蓀。名銘。年四十一歲。浙江紹興人。日本高等商業學校畢業。曾在浙江軍政府財政部佐理部務。旋辦中華民國浙江銀行。嗣改組爲浙江實業銀行。現充該行董事長。兼總經理。並兼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董事。上海銀行公會執行委員。二五庫券基金保管委員主任委員。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主席。

(六)秦潤卿。名祖澤。年五十歲。浙江慈谿人。曾任上海錢業公會會長。上海總商會副會長。現任福源錢莊經理。上海錢業公會常務委員。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委員。

(七)黃明道。年三十九歲。廣東中山縣人。美國韋斯康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士。曾充交通部鐵路會計司稽核員。外交部秘書。津浦鐵路會計處副處長。中華懋業銀行總行副總經理。兼京行經理。滬行副經理。現任上海新華商業儲蓄銀行經理。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代表大會代表。審查工部局經濟委員會委員。

(八)陳霆銳。年三十八歲。江蘇吳縣人。美國密西根大學政治學碩士。法學博士。曾任上海律師公會改組委員。收回上海會審公廨公團代表。並修訂臨時法院手續法委員。東吳法學院教務主任。現任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執行委員。兼業律師。

(九)錢龍章。年四十二歲。浙江鄞縣人。曾任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議長。副會長。現任上海各路商界總聯合會監察委員。山東路商界聯合會監察委員。兼衛生部常務委員。鼎陽觀食品公司總理。兼業醫士。

輿論之一斑

(一)四月三日上海時事新報社評　「上海公共租界華董問題」云本日上海租界納稅華人會。將根據於華董問題協商結果之所謂過渡辦法者。選舉董事三人委員六人。爲加入工部局之代表。華董問題之交涉。發始於民國八年工部局加捐之時。十四年五卅慘案之發生。一部分原因即因此項交涉未得圓滿解決之故。自是以來。五顧問連袂辭職。本國數十萬市民與工部局間之關係。幾於完全停頓。今以數月間往復折衝之結果。獲告一暫時之段落。吾人除同情於折衝者之苦心與努力外。不欲更有異

辭。換言之。上海租界問題。本非極單純之市政問題。而華董案之交涉。則為市民與市政機關間之交涉。而非國際間之正式交涉。然此市政機關者。為多國組合之一種極殊異的制度。欲求澈底解決。非依國家的力量不為功。故以全體的關係言。必待租界收回。方為一切糾紛一切偏頗之終極的解決。而在目前複雜之環境下。僅論局部關係。則此項交涉結果之條件。視從前已進一步。「手中一雀勝於林上之二禽。」姑取得焉以為再進一步之努力。自亦未始不可也。



上海公共租界華董之一　趙晉卿

吾人今殊不欲將此問題擴大到國際關係而立論。然即僅視為一種市政的問題。亦有令吾人不能已於言者。『上海為國際聚居之都市。』此語吾人蓋聞之熟矣。住居上海之市民。包含二十個以上之國籍。而本國籍之市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則欲上海市之平和進步與繁榮發展。其唯一決定條件。當然為異國市民對中國市民有適當的尊重及深切的了解而後可。然此事吾人乃僅能寄之於極茫漠的希望。而往往得極相反之證據。舉例言之。此次工部局總董費信惇氏覆納稅人會之公函。其措詞固猶有若干之禮儀。然同時吾人在工部局正式公布之一九二七年報告中。關於吾市民抗議加征房捐二釐之舉動。則赫然列於『反對工部局之煽動』的標題（報告第五十二頁）之下。其紀述之詞。則謂『許多煽動家在夏初集中其工作於揭起公衆對工部局之反感。卒有抗議加征房捐二釐之決議。此項運動。納稅華人會主持之。而總商會及國民黨贊助之。集衆開會。發宣言。散傳單：』云云。夫加征房捐之運動。果為吾市民之公意乎否乎。今日與工部局磋議之市民領袖。當不難為正當之解答。而工部局公布之報告。則謂由於煽動家之鼓動。若非故意曲解。其為觀察隔膜。亦已甚矣。此類之成見不除。即增加董事委員之額至若干倍。而董事與委員之果能盡其使命否。亦大為疑問。故增加合作善意與推進全市福祉云云。其唯一條件。乃在外人方面自己改正其成見。與努力以求了解中國事情之必要。是以當選之華董與委員。加入以後。決不可取唯諾追隨之態度。使外國市民永為成見所掩蔽。此吾人之希望一也。

外人之偏見。更可於昨日（九日）英文上海泰晤士報之來論欄見之。昨日彼報登一署名 Amicas 者之論文。略謂

『吾人一面慶賀中國市民接受華董三席之辦法。且希望更圓滿的合作之實現。同時不能不預先提及參加市政時可有之二重危險。即㈠過分重視國家或民族的感情。致掩蔽市民本位的關係。㈡稅額比例產生代表制之堅持是也。吾人固知工部局大多數之收入。為華人所支付。但在高呼民主與平等之共和國家。若猶主張以納稅最多者主持行政權。則假令有五六富豪盡購租界產業之大半。即可握全市之全權矣。此種主張不亦過時之甚乎。若以人數比例為言。亦非適當。敎室中之學生人

教違超過於教師。若令學生主持教室。寧非有害之事。至於在國際的都市中而有國籍支配之觀念。亦爲危險。上海有甚多國籍之僑民。何能一一代表於市行政機關。現時之市政吏員。所以獲選。亦唯其適宜於職務而決非國籍之關係。今爲實現平等待遇起見。大致將容納華人。然須知在市政問題中。各個國籍之感情。應代之以市民本位的覺悟與責任。吾人確知國別觀念爲煽動者及狹窄短視之愛國者故意所鼓動。希望華董與委員以市的利益爲重。不能專以華人之好惡爲標準。而當有闊大之眼光以實現大上海之計畫。」

右論僅節譯其大意。斷章取義以觀之。亦未始不能自圓其說。然吾人有欲反詰者。據工部局一九二七年度之人口統計。旅滬外人之總數（連租界外在內）爲三萬一千六百十人。而中國人之總數爲八十二萬七千零七十五人。工部局之董事及高級吏員之人選。不唯其國籍而唯其材力之適宜。固聞命矣。然八十餘萬之中國人中。以與三萬餘之外國籍者相比。其程度皆等於教室中之學生乎。比例選舉制之非最新的制度固矣。然作者出生地之國家（原作係英文作者當爲英美籍）今行何等之選舉制乎。至謂在市的利益之前。應一致合作而無國族區別之觀念。然工部局之董事名額。何爲有國籍規定之慣例乎。其斷斷爭持於華董名額於六人與三人之間。絲毫不肯放鬆者。果何爲乎。彼 Amicas 君何爲不以更博大之眼光。盡相當之忠告乎。由外人此種之表示。可見偏見之非一時所得而祛除。吾人有欲爲華董及委員告者。加入以後。爲注重全市幸福與公平原則之故。決然當尊重佔有租界人口百分九十五以上之華人的利害與意見。而勿使全市行政僅爲極少數人之便利。吾人更欲爲本國同胞告者。世界上唯有實力爲後援之言論，乃無往而不宜。公平與善意。亦必於實力相等之條件下乃始獲得。吾人一方面已委曲求全。但同時不可不以培養實力自勉也。

㈡**四月四日天津大公報社評**「上海公共租界之華人市民權問題」云。據昨日本報上海專電。公共租界工部局與華人納稅會接洽之三華董六華委員案。已由華人納稅會代表大會通過承認。奮鬬多年之滬租界華人市民權問題。至此略得初步之解決。誠不失爲收回國權之一大事件。不可不爲之說明。以促世人之注意。

按中國受不平等條約之損失。已七八十年。其間接受條約以外之屈辱與侵害者。更不可以縷計。姑舉上海爲例。該地之開港通商。起於前清道光二十二年中英江寧條約。越年更訂續約。指定地畝房屋。專備英國人民之用。此項專界。即租界也。咸豐四年英美兩租界合併爲一。是爲公共租界，惟外人雖能在租界置地產。仍須向中政府繳地稅。與華人無異。以示租界終不失其爲中國領土。同治三年。駐京各國公使公決上海公共租界改組原則。內有「工部局中置中國董事。關於中國官民利害之一切措置。應諮詢之而得其同意」一條。顧以當時方有太平天國之亂。此項原則。並未實行。亦復無人過問。至同治七年由上海道與英美法領事訂定洋涇浜設官章程。是爲所謂會審公廨之由來。然其初於權限上猶有制限。辛亥革命。廨官遁避。外人乃取而置諸全權管轄之下。自是所謂工部局之巡捕房。乃集警權法權於一手。寖成中外交惡之淵泉。其事固於條約無關。純係得步進尺。間接而來之不平等待遇也。上海商學各界夙受壓迫。久懷憤懟。故收回公廨與添加華董兩事。自五四運動以後。成立團體。積極進行。因嫌總商會有官僚氣。爰由陳則民霍守華等糾合中小商人。以馬路爲本位。成立所謂各路商界聯合會。以力爭租界內市民

權為目標。王正廷氏於此亦主持甚力。當初外人迭以口惠相敷衍。繼則以工部局聘任華顧問三名為搪塞。至是遂有納稅華人會成立。以作推選顧問接洽工部局之機關。然華人之無權參預租界市政如故也。迨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南京路大慘案發生。公共租界當局與華市民間蘊積之惡感。一發而不可遏。六月七日上海商工學總聯合會提出慘案解決條件。內有「捕房應添設華捕頭。自捕頭以下。各級巡捕。應分配華人充任。並須占全額之半。」「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其華董及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為定額。其納稅人年會出席投票權。與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等款。實為租界華市民運動理想之結晶。北京外交部曾據以照會使團。至六月十二日上海總商會復提出解決慘案之十三條件，經交涉員許沅面交領事團領袖領事。作為正式要求。其關於市民權有云。「工部局投票權案。（甲）工部局董事會及納稅人代表會。由華人共同組織之。納稅人代表額數，以納稅多寡比例為定額，其納稅人會。出席投票權。與各關係國西人一律平等。（乙）關於投票權須查明其產業為己有的或代理的。已有的方有投票權。代理的其投票權應歸產業所有人享有之。」此外於巡捕房之組織則未嘗提及。較之商工學總聯會提案殊嫌簡單。不足以代表民衆意志。然自此以後。因六國委員到滬調查慘案而釀外交團之分裂。因三國司法委員之調查而受中國上下之否認，全案解決。卒無正式之結束。嗣乃由上海十一國商會約同中國總商會為調停之磋商。今之得此結果。原本於是。蓋其事實由地方商民直接折衝。並非政府當局主持談判。惟查北京外部最後向外交團提出之公文。為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節略。關於改組工部局。列為大綱第五。內中有云。「根據工部局一九二四年調查表。界內有公民資格洋人為三一六五六人。華人為八七九三二人。洋人納稅一六五五一三三●五四。華人納稅一七二三八三九一●七三。華人納稅額多。應較洋人多得權利。宜將工部局董事九人。擴充為二十一人。華人得選十一人。洋人得選十人。每二年終。洋人應有一人辭職。補以華人。華董六年後華人舉十四。洋人舉七。納稅人另舉六人為董事。合成二十七人。華洋額數如前。總巡捕房應增華總巡。各捕房應有華捕頭各一。外國巡捕額不能多於華捕」。此視前兩次提案。均較有力。惜以內外多故。竟歸放置。若執此以與今日解決案相較。華董席數。並未照納稅比例加增。僅以過渡辦法。容許三人參與。以視從前之顧問空名。誠為切實。然現定英董五名。華董三名。日美各二名。我國代表成分。終嫌過少。且租界內中外隔閡之根原。實由警察制度之不善。蓋警察行政。義取干涉。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租界人口既終以華人為多。而掌司警權之外人。則痛癢無干。情勢隔膜。或一意孤行。專橫放恣。或假手華捕。為虎作倀。每以小嫌。致滋大事。為中外市民安全計。警察組織最宜改革。應於不害外人之居住安全與通商自由範圍以內。將警權託之華人。則許多糾紛，均可避免。今觀公共租界工部局與納稅人會間交換公函。對警察一節。祇謂「總辦處警務處及其他各處之上級職員。至少須用華人一人。會辦各處之行政。其各處重要位置。須儘量由華人充任。以表合作精神。並免一切誤會」等語。殊嫌過於空泛。尚非消除舊弊增進友好之徹底辦法。吾人甚望南京國民政府本此非公式之協定。更為正式之磋議。若能將上海租界問題。得一滿意之解決。則其他各處租界之收回。與中外關係之整理。今後更易處辦。吾人所為重視上海公共租界華市民權問題之解決。意即在此。

天津英租界華董問題

今年天津英界董事會之結果

本年四月十一日天津英租界舉行第十次常年選舉大會。此項選舉。係根據該局一九一八年章程第十五條由秘書長公布被推選人姓名。華人方面之有選舉權者。凡一百三十八人。選舉結果華人之被選為董事者三人。（一）鍾惠生。（前任財政次長兼鹽務署長。）（二）莊樂峰（前清山東候補道。現辦紗廠及礦務）、（三）陳巨熙。（現任天津招商局局長）。該會中議案之與華人發生關係者。厥為董事長楊嘉立提議之修改一九一八年地畝章程。案此案經會議通過。茲錄其全文如下。

鄙人今日請諸君共抒卓見。考量之事。即係提議關於一九一八年地畝章程。擬稍加修正是也。諸君諒必記憶。當本租界各區管理合併之時。該章程之頒布。實屬不容遲緩。雖原稿潤澤或稍倉卒。其為本埠市政上果。業已成效斐然。吾人現雖擬稍事修正。實非對於章程主稿人及給予核准英國官府欽仰。有何變易。體察當時核稿人原旨。顯然有二。即納捐地畝業主暨本租戶選舉資格之規定。期以僑民應佔多數為前提。俾本埠市政設施。與歐西市政要旨。仿傚媲美。對於中國紳商。力避有何歧視。尤為彼所重視者也。查章程原文所列選舉人應得權數。任何國籍。未分畛域。若按地畝捐選舉資格。凡年繳二十兩者。得選舉權一權。八十兩者二權。二百四十兩者三權。四百八十兩者四權。此為權數最高限度。惟中國地畝業主。得選舉權者。須年繳至少數二百四十兩。其應得權數。則與他國人等。年繳四百八十兩者。概得四權。鄙人深願諸君。對於此規定。注意下列各點。

（一）選舉資格僅計及地畝。凡業主所建房產。並不列入。故所繳房產租值捐。與業主選舉資格無涉。

（二）凡地畝業主。無論其產業如何廣闊。每人祇能得選舉權四權而已。

（三）本章程既規定中國業主。每年至少須繳納二百四十兩。方得選舉。其待遇不一之處。似甚明顯。

例如占用房產人選舉資格。亦屬類似。任何國籍。無分畛域。凡占用房產之估定。全年租值滿四百八十兩者。得選舉一權。三千兩者二權。一萬兩者三權。此為權數最高限度。惟中國占用房產人選舉資格。不得享受一權之利益。其占用房產。估定全年租值。須滿足三千兩。方得選舉權二權。滿一萬兩者。得三權。由此可見中國弱小租戶。概被摒棄。即占用房產人。應得選舉權。亦受限制。敝董事等。以為本章程所規定中外房捐人士選舉資格條例。既不一。未免滋生誤會。致傷中國紳商好感。殊非所宜。於本租界納捐人。更無裨益。故以廣闊之見解視之。敝董事等管見所及。為本租界將來公衆利益計。無論地畝業主。或占用房產人。中英紳商。國籍雖異。利益則同。即僑居本界他邦人士利益所繫。亦何嘗稍異。惟本界華洋住戶間。有限於學識。或未能了解本租界公共利益者。所得選舉權。或不免濫竽之嫌。或係事實。茲吾人處此環境。不得不審慎將選舉所產生權力。委諸在本租界具有切實利益。洞悉大勢。明達有識之士。吾人既罄所應言。所有對於中國住戶。及其他國籍人士待遇不一之處。似無存在之必要。

職是之故。敝董事等。提議本章程對於任何國籍選舉人。規定有何相差。

概應刪除。至業主之選舉資格所列地畝捐暨房產租值捐標準。應一併合計。任何國籍人士。不分畛域。凡每年繳納地畝捐暨房產租值捐合計

天津英租界工部局

由中街望工部局建築之全部

滿二百兩者。應得選舉權一權。其所繳建築不足額地畝捐。則不在此例。至佔用房產人選舉資格。亦應不分國籍。凡佔用房產估定全年租值滿六百兩者。應得選舉權一權。再每人應得權數。亦不當受任何限制。如此不分畛域。公平分配。任何國籍人士於本租界將來具有切實利益者。咸得選舉權利。諒為諸君樂為贊許者也。

再者董事會之組織。依據章程原文。董事人數。至多不過九人。至少須有五人。再此九人之五。須係英國人民。另保留一席與美國人民。設此席當時無相當候選者。可由其他國籍一人補充缺額。故考求事實。董事會人數。中國董事所占僅三席耳。此為業已履行之事實。查上述之優遇美國人民。緣係酬答昔日美政府將舊美租界移歸英租界管理起見。惟歷來對於美國人民應有若何特殊待遇。別無協定。據吾人所知。美國官府視本租界特為美國人民備設董事一席。並不提為必要。惟歷任美國董事。雖僑居異國。處於友邦政府之下。熱心公益。當仁不讓。本界同人受惠良多。敝董事會中英同事。深資臂助。紉佩綦殷。今者有何提議。誠非宿願。尤非忽視若輩功績。故躊躇再三。自有不能已於言者也。吾人僑居中華。而在英租界章程對於美國人民另有特殊規定。則對於本界他國納捐人士。不免蹈歧視之嫌。致招指摘。夫中國政府原具有本租界領土權。則本界章程對於中國暨中國人民有何特殊之點。誠屬不能避免之事實。再本租界管理既隸屬於英國政府。則章程所列對於英國人民有何特殊之點。亦屬不可避免之事實。除此之外。章程內再列任何國籍特殊之處。依吾人拙見。似非所宜。亦不甚相稱也。若董事會亦依此原則而組織。則各界當能諒解英國人民在董事會所佔席數。自不能少於他國。即董事會董事總數。英國須佔其半。緣本租界現歸英國管理。惟本界地產業主強半為中國人民。即佔用房產人亦係中國人民為多。而規定中國董事席數。限定為三分之一。似與事理稍差。英國人民既佔董事會之半數。則

選舉人應有推舉中國紳商充任其他半數之機會。故敝董事等提議。嗣後董事會人數至多可有十人。至少須有五人。並規定其半數須係英國人民。而所餘半數則不規定任何國人。若此則選舉人如願推舉中國紳商充任者。其與修正本旨相符也。

不期關於董事會組織章程原文細則。有規定不諳英國語言文字者。不得擔任董事一節。吾人以爲此規定。似非必須者。蓋不能參與董事會會議者。未必即被推舉爲候選人也。既非必須。不如删除之爲得。許其存在。或被選爲待遇不一。致滋遺憾。若工部局之通告章程原文。僅規定適用英文。似與中國納捐人諸多不便。且不公允焉。吾人現擬修正規定。所有通告。英漢文並用。懸示本局。或用傳單分送。或登載本埠漢文英文報章。至章程原文。另條有中國俱樂部須註冊。而其他俱樂部則別無規定。現擬將此歧異取消。凡有俱樂部。概須註冊。設諸君贊成鄙人即行提出之案。並得敝國駐華公使俯允准。則本租界地畝章程經此修正。當無因納捐人國籍而有待遇不一之處。敝董事等。深覺際此情勢。删除上列待遇歧異各節。乃屬洽合公理之舉。

夫曩之本界狀況。祇坑窪荒蕪。人煙稀跡。中國商旅。裹足不到之區。漂泊寄食於斯。僅少數舉門卡賣鷄衣鴿面獵戶漁夫而已。英人煞費經營。始得有今日之基礎。惟時過境遷。吾人之政策。亦隨之而改易。邇來中國住戶業主。卜居於本租界者。逐漸衆多。吾人政策。亦向依本界管理權委諸中國納捐人者。次第加增爲旨。鄙人現有請求於各英國納捐人者。即七十年前諸君之先進。肇基於斯。依公理正義。博厚寬達爲職志。建設多年。大廈垂成。亟須諸君襄助。竟此偉業。故請會同具呈英國政府核准施行。俾本界中國納捐同人。享受同等之待遇

天津英租界之沿革

吾人茲爲便利讀者研究天津英租界之擴張問題起見。特將天津英租界之沿革略誌於后

天津英租界東起海河沿岸。自招商局至小營門。南自朱家胡同。北至戒酒樓。在特別一區法租界之間。佔地約六千三百餘畝。近復向西南推廣。名曰英南推廣租界。

前清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師。於是年九月十一日。訂立條約。開天津爲通商口岸。以離縣城南門六里外之紫竹林。劃爲英法美三國租界。計佔海河右岸共長六里餘。英租界自河而西。寬不及一里。以海大道爲西界。博目哩道（即第二十二號路）爲南界。寶士徒道（即第二二號路）爲北界。計佔面積四百六十畝。即所謂英舊租界也。

美租界則在英租界之南。佔河岸四百碼。西界海大道。南至今之特別一區界。是皆於咸豐十年冬。由英將戈登偕同法營某工程師所劃定者。

當租界規定之時。海河沿岸。尚皆荒凉村落。西人之在津者。敎士商民皆居於城西及宮南宮北一帶。英國領事將英租界劃分區段。招英人標領。各訂立合同。名爲皇家租約。租期九十九年。租戶每年遵照定章。繳納租金。並納中國政府地租。每畝制錢一千五百文。及擔任一切公益費用。此項租約。迄今有效。故英舊租界。又名皇家租地。當時界內事務。簡而易舉。多由領事主持之。及後居民漸衆。管理事宜。日見繁重。遂組織董事會。凡界內西籍納稅人。每年納稅在二十兩以上。華籍納稅人每年納稅在二百四十兩以上者。皆得爲選民。推選董事九人。組成董事會。管理界內一切事宜。英國駐京公使。雖有否決之權。而管理實權。幾盡在市民之手。甲午後。英國繼德日起而要求推廣其原有租界。及光緒二十三年春。津海關道逐正式布告。以海大道以西。迄墻子河間。計面積一千六百三十

畝。劃為英國推廣租界。蓋當時德璀琳為英租界董事會會長以英租界面積過小不足發展為辭力主推廣已先於五六年前在墻子河附近為董事會出資購地又復慫恿其國人不期年間英人之在海大道以西置地者紛至沓來及津海關道布告劃分推廣租界時界中地畝已過半為英人產矣。

庚子拳禍之後。聯軍佔天津。擁兵施政。踵起而爭租界。美國雖素以和平為標榜然駐津美軍首創向我政府索還美租界之議。美公使為所動。揚言索還美租界。將為另組公共租界之先聲。實則索還之後。將歸英租界兼轄。之當時美公使曾與英公使訂有條欵六項(一)美政府保留於必要之時。仍得在該租界內有軍事管轄之權。(二)美政府於必要時。得在該界河沿停泊軍艦。(三)該租界董事會中最少數有美籍人民一人。(四)該租界內地畝過戶。須赴美領事館註冊。(五)如對於該租界單獨訂定何項規則須先得美領事之同意。(六)美政府如欲取消此項協定辦法。可於一年前通知英國政府。屆期清償英國所用發達該租界之費用。英美訂定此項條欵之後。駐京美使即於光緒二十六年冬。照會中國政府。要求給還天津美租界。羣情憤激。不使承諾。李鴻章請另闢德租界以南之地一段為美租界。不可。方爭持間。美使查悉於光緒二十六年駐津美領呈報美政府文中。述及當美國交還租界之時。津海關道曾有交由德租界管轄之聲明。美領懼德國起而抗爭。為之中餒。而我國當局未稔實情。為英國所慫恿。竟於翌年九月正式布告。將美租界讓為英國兼管。即今日所謂英南推廣租界也。

笑話

謙云

【一】

甲：「喲，怎麽你父親死了，不寫封信告訴我呢？」

乙：「下次準寫信告訴你。」

【二】

甲：「那邊，匪盜很多，聽說行人都被刦了還送了命，是的嗎？」

乙：「你多帶些錢去試試便知道了。」

【三】

一個乞丐向一個女郎道：「小姐，你發善心，給我一個子兒吧！可憐我是個瞎子呀！」

女郎道「你是瞎子，怎麽知道我是女的呢？」



莫斯科十週紀念會抉微

L C譯
亞細亞雜誌

去年十一月十日莫斯科召集特別會議，招待遠東各國慶祝一九一七年十月俄羅斯革命十週紀念之代表，參與蘇俄聯誼大會。自實際言之，此會殊不足稱爲重要，但會中發表之言論，頗含濃厚意味。茲特探討其意義，以明其對於蘇俄共產黨及該政府與夫世界革命之關係焉。

日本之國際共產黨員片山潛首致開會詞，用十月革命及世界農工與受壓迫民衆名義歡迎遠東代表。氏謂十月革命在蘇俄國內外咸得勝利。其成功及發展足令世界資本家感受恐怖，故彼等百計中傷與攻擊。例如英人之侵忤中國，以阻革命及蘇維埃聯合之發展。氏促全體東方代表與蘇俄在聯合戰線上作戰。更次由中國國民黨左派孫中山夫人演說。

孫夫人以中國革命首領之未亡人及國民革命黨領袖之資格發言請與會同志勿徒參與此偉大之國家革命慶祝會必須顧念大衆與此革命之關係。彼以俄國十月革命爲歷史上最光榮之一頁，其對內對外之結果，咸有深奧意義。彼談及革命對內之影響後，復討論東方問題，謂全世界受壓迫民族，昏昔絕望欲爭得幾許自由，但毫無成績。年復一年乃不圖得見與彼等退化相等受迫相等飢困相等之俄國農民乃能擊退世界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聯合之勢力。使吾等發生希望心。深信此挺然不拔之基，亦有推翻之一日矣。

彼論及中國革命謂其目的亦係攻擊帝國主義及解放中國人所受本國資本及帝國主義之壓迫。孫中山主義係企圖中國將來之發展。且不欲見中國之私人資本主義增長至泰西各國資本主義之高度，以掌握國事及壓迫百姓，但願一切緊要及有利公衆事業，應自始即歸國有，大衆農工應急速組織訓練，以期能決斷及執掌國家未來發達之程式。在中國革命奮鬭之頃，蘇俄曾承受及証明其歷史的使命，初則取消不平等條約及歸還在俄皇主義下所攫取之地，繼則與中國革命在掙脫各種束縛時，以精神及物質上之帮助。

末段孫夫人再三叮嚀東方民族，用世界眼光，了解各個之目的，一如西方之資本的帝國主義具有全世界的勢力然。彼謂中國革命不能視爲獨立的，實乃世界革命之一幕，而十月革命乃其最榮耀成功之嚆矢也。

彼更以東方民族名義提出決議案一件宣稱與蘇聯團結，並謂東方農工必須拒絕參加對俄作戰。在該項決議前題中，有謂俄國皇族制爲東方最大之壓迫者，而蘇維埃制則爲受壓迫者最大之良友。又有一節云俄國革命之影響與夫蘇俄之友誼，曾與中國國家革命運動之發展，以莫大之助力。中國人民受蘇俄及全世界無產階級

熱烈之維持，曾在遠東對帝國主義之權威，予以一嚴重之攻擊。雖有反革命的封建制下的軍閥及背叛之口口黨，中國革命終當勝利。東方受壓迫民族應團結以扶助中國革命，因中國革命最後之勝利，即大衆之勝利也。俄國十月革命攻破之帝國主義的壁壘將因中國革命之成功而擴大焉。

蘇俄十週紀念大會會場光景

決議中又謂東方民族誓與蘇俄締交。中等階級之帝國主義方擬對俄宣戰，東方民族將拒絕加入此戰。倘戰爭結果勝利屬於帝國主義，則該民族束縛之鎖索將感電流矣。（原著按末語意義不明，但「感電流」Kalranize字樣必係用以表明激烈之革命行動無疑。）

決議末欵謂東方受壓迫民族將與在莫斯科慶祝俄國革命十週紀念之代表大會一致團結，決心抵抗未來世界戰爭之危險。蘇俄萬歲！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東方民族為自由奮鬭萬歲云云。

蒙古人民共和國正式代表宣稱贊助孫夫人決議。

中國國民黨左派劉洪新（譯音）於是略述中國革命經過，及蔣介石汪精衛之兩次行動。並謂蘇俄因帮助中國革命之故，幾釀成帝國主義的戰爭。

向忠發（中國共產黨員，湖北總工會主席，莫斯科中國勞工代表團首領）抨擊中國一切反革命運動，其對於汪精衛之行為，尤詆諆不遺餘力。並詰責在此等情形下，國民黨與口口口之分別安在，武漢政府與口口口口之分別安在，人民革命與口口口口之分別又安在。今日中國之工人固能甄別孰為友為敵也。

李同志（名未詳中國共產黨員，其人帶濃厚之赤色，）演說，謂彼乃代表中國三兆之工人三十兆之農夫以及為革命而死者發言。彼言革命之小史為不斷的中等階級誆騙農工之舉。當農工竭力輔助武漢政府時，交通部長孫科則坐斂厚利。彼更抨擊汪精衛以及其他國民黨領袖，雖廣東中等階級領袖，孫科之繼母，宋慶齡氏主席，彼亦無投鼠忌器之意。

李氏演說。末段，尤甚激烈，　足表示中國演說特性，　茲節述如下：

吾人分析結果，承認以前敬愛的同志，不能再從事革命工作。吾等萬不得已與彼等脫離而自行作戰。同時吾等為之悲傷痛哭。吾

人知中國革命之成功，端賴與世界無產階級及受壓迫民族之合作焉。

再次，演說者爲一印度共產黨員(其名暫從秘密)彼首談及一九一九年在甘地領袖下之大革命運動。彼謂該次乃一眞實之革命運動，可認其有獲得自由之可能。但吾等謬誤頗甚，因吾等領袖圖與英帝國主義和解也。以致於吾人希望印度革命甚殷之頃，革命運動忽而瓦解。結果大衆皆向後退縮，而全個之國家運動有下傾之趨勢矣。

印度革命之將來皆在共產黨之手。本黨以其使命散播於工廠及鄉村，吾等正傳佈無產階級之專斷以及打倒中等階級。該氏用印度共產黨，農工黨及受壓迫民衆之名義贊助孫夫人之決議。並提及印度有若干工人拒絕運載英兵至中國。

路易氏 Manabendra Nath Roy (國際共產黨員東方區指導)演說贊助此決議，並以蘇聯不但爲世界勞工之祖國，且爲世界受壓迫民族之良友云。

此決議由全體贊成通過，散會。

印度司瓦拉其黨總裁乃藤氏 Pandit Motilal Nehru 亦曾與會，但對於決議未措一詞，亦未表決。高麗，敘利亞及土耳其代表皆嘿無一言。埃及，爪哇，以及菲列賓無代表蒞會。

由上述此會撮要，有一二簡單事項不難明瞭。第一各代表意見紛歧，除抱一種以蘇聯爲東方受壓迫民族之友的空洞觀念外，無聯合之表示。孫中山夫人雖與會而不能阻止中國共產黨員對於其家族及彼代表之非共產的革命黨派猛烈之攻訐。印度司瓦拉其黨領袖對於該問題並不關痛癢之門面語而無之。孫中山革命之宗旨與中國共產黨之宗旨，其不同之點，一若司瓦拉其黨意見與孫中山夫婦意見之逕庭，適成一正比例。即在此國際共產黨佈置週密之會議中，其冰炭情形，明眼人亦不難見之。

更有一明白之事實即此若干墨調，多半皆非由衷之言。在此意見紛歧而共謀革命之集會中，除令人聞而生厭之東方受壓迫民族呼聲外，別無一辭。此誠可目爲不良之預兆。在此革命集會中，無一激烈之語，無一聳人之事可以覺察，此中消息，大可耐人尋味也。



在大會演說之孫中山夫人（此影係在莫斯科所攝）

東方代表十一月十日之集會，實籠罩於一種打消熱忱之空氣中。吾意無論屬於何族之實心革命黨員在俄國革命十週紀念週中，皆不能發生若何之熱忱。彼時莫斯科方如大夢初覺，沈溺於挫衂之空氣內。十一月七號在紅場遊行之數萬農工一如羊羣。領導員大聲令其歡呼，彼等即大聲歡呼。即歡呼之詞句亦由領導員派定，

苟有人敢不服從而自由言動者即拘入特別警察局。在距紅場甚遠之地，亦有步哨，行人需佩通行證。此等之警備或爲實際上所必需，但以言熱忱，實說不上一談也。中執委員會與中央委員會，除數最重要人員缺席外，皆在克雷姆林（按係莫斯科政府辦事地點）前之大箱中或坐或立，可望見人數衆多之集會，但羣衆集會之活潑精神，殆絲毫無有也。事事物物了無生氣，一言以蔽之曰大而無當可矣。余在中國街市上曾見若干眞實有革命精神之示威運動，極令人有深刻之印象，決不如俄國十一月七日造成之怪劇也。紅場之戒備若是，反對派之各領袖如莫斯科之杜羅斯基，開米湼夫，列寧格來得之拉達克，齊諾維夫則徼倖萬一以冀民衆之傾聽。但杜開二人均不獲走近紅場，彼等欲在汽車上演講亦敗興而返。是日各方警備森嚴，表面呈寂靜之象，被逮者人數頗衆，各處均有小紛擾。杜羅斯基苟一迴想其敎猱升木之舉，亦當自咎不已也。

是日中山大學有中國年長肥壯學生十五名於紅場被逮。大多數之中國共產黨員爲表熱烈之同情於反對黨。彼等曾製就中俄文旗幟多面，潛置公家發出旗幟之下。當彼等行至中委所坐之席次，在司他林，馬丹克庶司開亞（？）之眼前，招展其私製之旗幟。旗上標語如「打倒革命投機份子司他林及布哈林。」「列寧馬克司杜羅斯基萬歲」等。該生等即受拘捕，立令整裝。或遣送至西比利亞或逐回中國，苟彼等一越俄境，即無生理矣。政府中人欲阻止中山大學全體受反對派過激主義之侵蝕，越數日即派遣可靠之無產階級學生一百二十五名入校（不識字之華工，隨各要人來莫斯科之護兵，及伴向忠發來俄之勞工等）。故中山大學之命運即在目前，如今該大學亦類告朔之餼羊矣。

以上述之事實，及其空氣判斷之，尙有何世界革命可言耶。其團結力如何，可以不問。即蘇俄內部亦復如一盤散沙，革命黨員皆同床異夢。處今日而言世界革命，與夢囈何殊。

當東方慶祝代表受國際共產黨員之邀開團結大會時，此等問題當然橫梗其心中。彼等表面雖照常集會，照常演講，言團結而團結不存，言革命而革命失敗，作此無味之談，聊以解嘲而已。但在莫斯科東方各代表心中，無人不惕然驚覺失敗固與彼等心上一大創痕也。

國際共產黨直接雇用之東方人或可作爲例外。彼等輒師閉門造車之故智，以爲革命事業一蹴可躋。國際共產黨有一日生存，即抱世界革命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可以完成之迷夢。其故安在，蓋不如是則革命將失其效能耳。但中國印度高麗小亞細亞往莫斯科之代表則決不能若彼之樂觀。彼等大半皆有新近失敗之影片映於腦際。其間不乏目睹其同伴剖腹生焚種種之慘劇者。見之者即心如鐵石，亦不能不爲之低迴勿釋也。

東方赴莫斯科代表之實際感想，其主要點約可列爲二項。其一即爲俄人將若何幫助彼等之答案，其次即爲彼等自身可以若何自助。

俄人將來對待東方之態度，將迥異列寧之舊轍。列寧之意見至爲明瞭確鑿。在一九二四年共產黨（及國際共產黨）在歷史上占重要之大會中，列寧宣稱蘇維埃及共產黨將採不分別社會經濟程序之畛域，而扶助東方覺悟之國家主義。列寧之意見（彼一切之意皆富有天才的力量井井有條）以爲蘇聯及世界革命可因毀壞在東方之泰西帝國主義而逆到最後之目的。

不幸列寧之繼承人眼光不能若是之遠大。關於東方問題（爲求討論簡便起見可專論中國）彼黨分爲二派。一派（大多數）屬司他林，彼意以爲中國革命之失敗俄方不能再爲負責，俄方爲此一無希望之舉，已犧牲過分之財力。換言之即司他林派（彼等不自承認）關於亞洲問題，將放棄一九二四年之列寧政策。另一派（大半已不屬共產黨）以爲中國革命之失敗，因其未確實採取無產階級（即共產）性質之革命，而裁制中等階級。此派在蘇俄國內外稱爲反對派。彼派對於亞洲問題，亦將放棄一九二四年之列寧政策。前兩節所述之定義，因過求簡略之故，在狹義上當然不確。司他林及杜羅斯基均將極力否認其在東方拋棄列寧之程序。但列寧曾明白揭示其主張爲維持東方之國家主義，而不過問其社會程序。列寧未嘗如杜羅斯基或雷達克主張東方國家主義的運動必須——或可能——合共產的方式。彼亦未嘗如司他林主張一經挫衂，俄國即應對歐洲在東方之帝國主義拋棄敵對之態度也。



印度共產黨代表第三國際幹部路易

根據俄國中央及右翼共產黨所組成之蘇聯現政府，對於亞洲問題及世界革命二事之趨勢，將完全拋棄列寧之主意。今作此言，又涉簡單，在目前狹義上難以証實，但此言確係眞理不難逐漸徵實。司他林及其儕輩對此說或將指天誓日加以否認，但亞洲革命黨已早燭其肺肝。在過去二月中其對待中國革命及革命黨員之態度，無別因可以解釋。俄國革命已入一新的反列寧化之時期，其程序性質爲國家主義的。彼在稀薄的政治實際主義面具下，提議以完全爲俄國利益着想的俄國活動，加入東方。

據稱由猶太人及其他智識階級組成之反對派所得之蘇聯勞工階級之贊助甚尠。苟此言而信，則吾人可望一進步的中等階級化之蘇維埃政府出現，昔時無產黨政府之要人如杜羅斯基，齊諾維夫，開米涅夫，雷柯夫斯基，雷達克諸人必將一蹶不振，俄國共產黨之俄化，意即服從此龐大無知本性頑固有東方色彩之民衆，統稱爲俄羅斯之農民者是。蘇聯所有全數可耕之土已有百分之五十八爲只占百分之六之農民所執管，此時距以共產主義重新分配地土後不過十稔而已。

柏林日報名記者保羅西佛爾氏（莫斯科外國通信員中消息最靈通之一人）曾於十二月一日報端披露一種程序，關於反對派分地及其他問題之意見皆有論及。其言曰自吾歐洲人眼光觀之在列寧派過激黨或反對派所擬之程序草稿中已暴露革命之慘劇，層層夢幻因而難醒，其字裏行間咸帶有埋怨反革命之呼聲，及含與中等階級意見妥協之論調，尤其不堪者其妥協之對方，乃城鄉中等階級之勢力耳。

十週紀念週內集會之各國代表即處於上述之空氣中。在莫斯科雖於實際上不聞反對派之程序，報紙之檢査加嚴，列寧派之共產黨（用西佛爾氏說）默不能聲，而無人能脫離此低壓之空氣。如越飛之自殺事作亦不能聳人視聽。在紀念週中發生之事實稍含生氣者，即獎飾外籍過激黨（克拉洛謝金，皮拉耿等）之典禮事。而此等外籍過激黨似已屬於過去之時代矣。

上述一切影響於亞洲代表者至爲深切。其間神經稍鈍者或朦然於事實，但大多數人則始而懷疑，繼則抱無窮之失望。有一重要之

中國南方革命黨員睹此狀況以致神經病大發。司瓦拉其代表（共三人並攜有秘書數員）皆千辛萬苦而來者，亦皆銷聲匿跡而去。在莫斯科之高麗代表其無希望與在他處等。其間興高采烈者惟有東方第三國際人員如片山潛路易諸人保守其嬉笑怒罵之態度而已。有一自美來俄之中國共產黨員曾有明晰之論調，可以表示其儕輩之心境。彼謂目下所謂之多數派及反對派之爭執，已經於一九一七年根本定奪。以言分派地歟耶，十年前固業已蔵事矣。以言分部政治耶，其制已與皇位而共去矣。以言世界革命耶吾更不欲言而亦不敢言矣。此等疑慮與覺悟之精神當然只限於有數之國際革命家及智識階級。至於俄國農工二界，似頗滿足，至少亦毫無對象之表示。蘇俄之興盛漸有端倪。普通人民固不問此種之興盛是否由犧牲列寧主義而得來也。大凡抽象的理由，終不能戰勝飯碗主義，此種普遍的真理，固不獨於蘇俄為然也。

此種見解甚含有若干之常識。著者係中等階級之美利堅人，自然持一己之理解，倘余為俄人或東方革命家，信仰列寧主義，則余必奮鬥到底以反對主義之受搗亂也。

世間有三事最可畏，曰失敗，曰懊喪，曰死亡。而最可畏者厥為懊喪。無論俄國物質上之進步若何，以及現時較已往若何改善，實心革命家對於蘇俄共產黨目下之地位皆不能不懷懊喪也。

請更討論前述之二項問題（一）俄人對於東方革命家取若何行動。（二）東方革命之自身又將若何行動。吾等對於第一問題可以作一具體之答案。答案為何即蘇俄除於與彼國家主義目的有利之革命外無論何時何地，將不與東方革命以援助是也。（吾人對於其他不革命國家，亦可作此定評。無論何國當然幫助有直接利益之革命。）

有人謂國際共產黨可以幫助東方革命。但目下即最易誑騙之國，亦不能信此僞言。東方革命黨員疇不知國際共產黨除蘇俄政府之幫助外，又有何力量可言。其惟一之問題即經濟二字，足以了之。第三國際除藉蘇俄善意之資助外，更無一錢可用。況夫第三國際辦事人員之衆多，其行政上分部制度之笨拙，與夫他國資助來源之艱難，苟非蘇俄挹注之力，其自身之能存在與否，尚不可知，遑侈言他事。至於欲補助一亞洲之革命，真非第三國際之所能夢及，無論何種金錢之扶助，莫不從蘇俄政府得來。蘇俄政府於最近期間，對於中國及他國，皆不願浪擲金錢。苟政府不肯作孤注之一擲，則第三國際，全俄工會與其他機關皆無能作為也。

關於第二問題東方革命之自身又將若何行動一層，可列為次要，且亦不易置答。目下中國共禍已經消滅。印度可覺察之運動即為無革命意義之正式中級國家主義運動，土耳其革命得俄人一臂之助而勝利者已馴成反動。高麗之國家主義運動雖在搖旗吶喊，已不成實在之勢力。日本勞工運動亦復處幼稚時代。除土耳其得勝之國家主義外，此一切運動皆十分微弱，將其大好時機輕輕縱過矣。印度失敗於一九一九年，中國失敗於客歲，高麗失敗於七年前。

彼等皆分崩懊喪在暗中摸索也。

就彼等着想，惟一之機會即在東方受壓迫民族。果此種運動屬實，自可向前進行，勢力日固，照歷史上成例能作不可忤之發展而奏膚功。但彼等不能希冀俄國之臂助，亦不能互相依賴。彼等遭逢一普編的分裂，彼等聊以解嘲之革命的團結已經解體矣。

以上所述即為蘇俄聯誼大會東方代表所遇之事實問題。因是彼等所唱之高調毫無實際及誠意。彼等已遭擯絕而孤立。此後東方受壓迫民族必深思遠慮其地位，而籌革新之計畫，彼等必具無上之忍耐心，以應付前途茫茫之國家革命運動也。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四月十三日起至十九日止

日本再出兵山東

魯戰局面變動。日本乃又決行對山東再度出兵。據十七日天津日本人方面消息。日政府因得山東報告。現在該地形勢。較日本去年出兵時。尤有出兵必要。十七日由田中首相白川陸軍大臣與參謀總長等討議此項問題。認為非貫徹去年撤兵宣言。迅行派兵保護濟南及膠濟沿線日僑不可。但慮事機迫切。由日派兵緩不濟急。擬令由天津駐屯兵調撥一部。由津浦路運往云云。關於海軍一節。已得臨時閣議通過。陸軍一節。則待續商。故東方社東京十八日電云。海軍省本日公布青島方面之治安。因南軍北伐之進展如何。不無擾亂之虞。為萬一之際保護在濟日僑起見。現正準備由橫須賀派遣特別陸戰隊(三百五十名)預定二十一日左右搭乘軍艦春日號出發。該項陸戰隊未開到以前。由第二艦隊所屬軍艦古鷹號停泊青島。與第二遣外艦隊之球磨號及對馬號協力警備。以期萬無遺漏。嗣據東電。日政府因山東津浦路方面之形勢遽變。又於十九日午前十時召集臨時閣議。提議倣照前次辦法。為保護日僑起見。由熊本師團抽調約五千名。千。鐵路隊抽調一大隊。中野電信隊抽調一中隊。命令出動。當即一致通過。其所需經費為二百三十萬元。就中之七十萬元。決行責任支出。其餘一百六十萬元。則提出追加預算於特別議會。又電通社東京十九日電。本日(十九)下午一時。鈴木參謀總長向日皇奏請出兵山東業經獲准。現已向熊本第六師團頒發出兵命令。是日陸軍省亦公布如下。㊀第六師團(含有通信鐵路部隊人員約五千名馬四百)由福田師團長統率之下。在門司乘船。任保護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僑民。其先頭部隊。預定四月二十四日自門司乘船二十七日抵青島。㊀先由駐華軍派步兵三個中隊赴濟南。該部隊之抵濟南。當在二十一日左右。又東京十九日東方社電。陸軍省公布中之第六師團部隊。已改二十三日自門司乘船。二十六日可抵青島。另據天津消息。十九日天津之日本駐屯軍司令部已得本國訓電。飭即以三中隊出動。並預限於二十一日到濟。十九晚日本司令部派三野參謀等訪問督署張參謀長。要求即令津浦路局撥車一列運送。定於次早出發。已令隨行各員赶次晨準備齊全集合待命。當晚交長常蔭槐到津承認調車。故二十一日晨八時即已開拔。共五百人。查京奉路運外兵。係有條約關係。此種出乎條約之外兵。由中國國有鐵路為之輸送。實破天

荒事也。

關於日本出兵案。十九日上海各報已有反對之論。十九二十日天津大公報亦爲文論之。至日本各報據十九日東電報稱。對於出兵問題意見分歧。但多數均主張愼重。惟國民新聞獨一贊成出兵。但附以須專爲保護日僑。報知新聞(反對派)積極反對之。以其危險能引起外國及華人之猜疑及敵視批評。並主張在危險時期內將日僑由濟南撤至青島。其他報承認山東危險情勢。但謂出兵亦有危險之可能。報知新聞責備政府除軍事行動外。對華別無固定之政策云云。

十九日天津大公報社論云。連日東京又盛傳將再度出兵山東。其事未經公表。確否之程度難必。然吾人爲中日國交與日本國民利益計。竊願先以一言促日本有識者之注意。查去夏魯戰大起。田中內閣藉口保僑。遽派大兵。由青島而濟南。於時日本國內反對之聲四起。在中國則南北政府同有抗議。南北輿論並致非難。然田中內閣迄不之顧。曰。懲於南京事件。戒於前閣消極政策也。故不惜月糜百萬。急遣重兵。以表現其對華積極政策之聲勢。其後北方形勢逐漸挽回。南方內訌。戰局改易。田中內閣遂自詡出兵之有造於地方。而不知干涉內政之形跡。固已深入中國國民之腦海。而侵犯主權尤留不可磨滅之印象。是以東南商場所取自英國人手中者。一方面因中日國民之失歡。一方面因英人對華之改善。遂又漸有復被英商奪回之虞。前車既覆。殷鑒不遠。曾幾何時。復倡出兵之論。既摑華人之臉也。又欲唾其面焉。日本面子誠大好。其如中國國民太難堪何。且去年之事。猶可曰寧案之後。不得不防。今南方反共。其事甚彰。即令戰局再變。決不能想像有發生第二寧案之可能。至北方反共始終一貫。更不待論。田中內閣果何所見而認山東有出兵之必要。又果何所爲而爲此對南對北兩不相信之表示歟。或曰田中去歲出兵。固屬錯誤。然方其撤兵回國之際。曾有嚮機再來之言。今時局嚴重。正合宣言之條件。若不出兵。將無以自解於去年之事。吾人則以爲去年出兵在田中內閣或認爲成功。在中日國民則當認爲失敗。蓋所成功者一時之示威。所損失者無價之好感。往者不可復。來者猶可追。君子之過如日月蝕。又何必掩飾執拗。一錯到底以爲快。且若以不再出兵爲有失政府面子。則試問國家之前途。較內閣之運命孰貴。首相之威信較國民之利益孰重哉。抑更就事實言之。在日本人謂爲保護僑民者。不乏其術。本社於去歲日本出兵時。已詳述之矣。在華人方面。就法律言。實侵犯主權。就政治言。爲干涉內政。況假定若認中國爲亂邦。則外國僑民身入亂邦。本屬冒險性質。日本果不願其僑民與華人共此患難之運命。則儘可盡數撤回。乃爲徹底安全之道。否則勢惟有大舉出兵。處處干涉。或可比較完善。由前之說。中國將願對日本而鎖國。免以鬩墻之爭。累及寶貴之外僑。徒重外交之糾紛。然其事不可能也。由後之說。日本雖傾全國之力以臨中國。猶未必便能有濟。是其事更不可能也。既若是。則保僑之事。終宜信任中國當局之最善的努力。而其行動終應在條約範圍以內。今不此之圖。甚而超過不平等條約之所定。出兵華境。屢屢不已。蹂躪鄰邦面目以取快一時。日本國民而不能糾正其政府此類行動者。則日本輿論之權威。誠亦發

主持對華出兵之日本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大將

生疑問矣。

最後吾人尤願喚起日本國民注意者。日本前任外相幣原男爵近著「支那問題概觀」於出兵問題之批評。語重心長。實爲忠愛國家之言。如曰、……出兵不過爲保護特定場所之僑民。使其留住。而事實上結果。則以該地及以外各處其他重要之商業上權利利益爲犧牲……若果一般政策上以日僑居留地有迫切之危險。而應依出兵保護其生命財產。則結果非對中國全境出兵不足爲徹底之政策。是直隨中國內亂之發展而牽動。投身益深。中日兩國民間之了解接近。果至何日方可實現乎。……」此等議論乃站在日本國民地位上發言。吾人竊願友邦人士。三復其本國外交家之讜論。勿以永久利益與感情供政府一時的黨利黨略之犧牲。則中日兩國幸甚。

二十日天津大公報社論云日本政府決議派兵擅入山東。其名義爲保護僑民。夫以保僑爲名而擅行出兵之侵犯中國主權。其事之不當。行去年既屢論之。今退一步捨國際法理與中國面目不談。而專論事實。究之爲保護僑民計。有無大舉出兵之必要。

田中內閣以前之事不論。姑論田中內閣時代之事。夫自去夏以來。中國中部及南部各都會。因共產黨之不斷的企圖暴動。及寧漢之兩次用兵。與夫廣東之兩次變故。各都會之秩序屢瀕危險。彼廣州日僑較少。縱不足論。漢口則通商鉅都。其間日僑人數之多。與事業之大。遠過於濟南。然即就田中內閣以來論之。去夏寧漢分立。漢口下令東征。未幾汪精衛等與共黨絕緣。其時之漢口。已幾瀕於亂。更未幾而寧府討唐。程白西征。武漢三鎮。成爲戰地。然而日僑宴然。從未受侵犯。亦未聞夫田中之出兵。此極明顯之例也。何以今須出兵於山東。

說者或曰漢口有日艦。有陸戰隊在故僑民之獲保。亦日本自保之非賴中國當局保之曰信如是。則青島亦有日艦。亦有陸戰隊。果認爲危險時陸戰隊若干上岸可矣。再進一步。派陸戰隊赴濟南可矣。何賴於大兵。夫就事實言之。即以自立保僑。其事固易。如濟南日僑皆居商埠一隅。果萬一至戰事緊急。聚僑民於數大厦之中。門外立二三衛兵。其事已辦。膠濟沿線亦然。小站僑民。移於大站。各附以若干衛兵。淄川煤礦等。亦以衛兵立其門外足矣。中國之交戰者。若不欲與日本國挑釁。則日本一兵。已等於百兵千兵。況長江沿海十幾省中。幾隨處有日僑。而無處有日兵。其僑民之安全。固自若哉。即讓一步。不信任中國而信任自力。則以一二衛兵點綴之足矣。蓋衛兵者。符號也。日本縱出一師一旅。其效果亦不過爲符號之用。蓋曰吾背後有海陸大軍在耳。是則百十陸戰隊。即能代表一師一旅矣。今不此之圖。乃超越條約而向中國之戰地派萬千之軍。是無論如何解釋。乃超過保僑必要範圍之舉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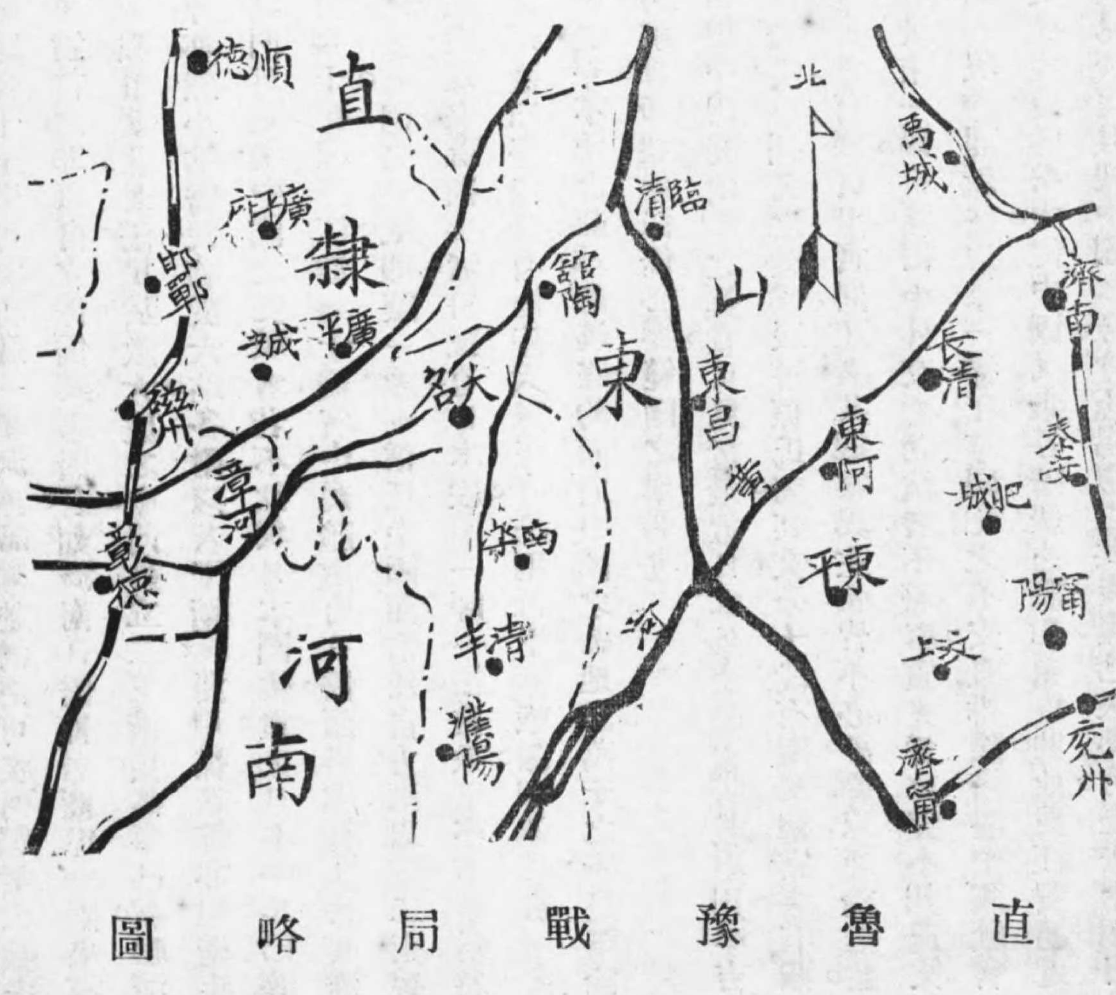
其實田中內閣出兵之眞意。可見於最近日本外交時報所載小川平吉氏之論文。小川氏之文。爲駁幣原氏者。其文分十段。有關於觀察者。有關於主張者。有關於事實問題者。其觀察與主張。皆不必評論。以評論無益獨其最末一段。自誇田中外交之功績者。不符事實。尤爲可笑。小川氏文略曰。「現內閣就任以來。一掃在華同胞之不安。且排除橫溢中國社會之共產主義的勢力。促中國民衆各階級之調和與復興。故長江貿易近已大見恢復。且觀中國本身。曾極猖獗之共產黨。已失勢力。過去十個月之間。中國內爭。已見緩和。南北皆不演當年之慘劇。凡此確不能不歸功於田中內閣之政策者也」。試觀此文所稱。抹殺事實太甚。其最大數點如中國共產黨之失勢。在南起於去年四月十一日之上海清黨。在北見

於四月六日北京搜俄館。當時田中內閣且未產生。何以謂為田中政策努力之功。至於長江商況恢復。則戰事一過。當然如此。各地對外僑無慘劇。是因中國根本無排外思想。與田中政策何干。至於謂過去十個月間中國內爭之緩和。更屬可笑。去夏六七月魯孫軍反攻徐州。八月孫軍過江。江岸大戰。九十月間寧軍討唐。戰於長江。奉晉戰於近畿。而魯軍入豫。有隴海之戰。奉軍攻晉。有晉北之戰。然後形勢再變。寧豫攻徐。蔣氏再出。遂以數月之準備。而有近日之大戰。此十個月中之無大戰者。惟嚴冬之兩三個月耳。除非謂雁北之大雪。為出於田中內閣之魔術。則吾誠不知所謂中國內爭緩和者何在。更不知內爭緩和與田中政策之關係究何在也。夫此等極非事實之言。而小川大臣安然言之。不以為異者。乃欺日本國民之不知事實。將向日本國民誇耀其有通天動地之能力。銷滅了中國共產黨。阻止了中國戰爭。恢復了商業。凡此一年中國所發生之事件。日本所認為好者。皆現內閣山東出兵之成績。其不好者。皆前內閣所遺之餘毒耳。由此以論。則其此次出兵。又必同樣抱一種妄念。以為日軍一出。又可對於中國政局發生多少之作用。足以發縱指示。無往而不利也。吾人願田中政府牢記者。小川大臣之言。畢竟為欺國民。非事實。至事實所在。乃固田中政策而留遺不可磨滅之惡印像。況今復反覆為之乎。將來之結果如何。會當有事實証之耳。

各路大戰

自上週起至本週止。各路戰事均甚激烈。茲分述之。

魯南　黨軍第一集團軍自九日開始十日總攻之後。任攻魯南正面之第一縱隊軍以重兵集於津浦線之東側。因韓莊正面魯軍設防頗固。故注意從側面進擊。右翼九軍顧祝同部於十日晨分從萬里閘小閘口等處渡運河。猛撲台兒莊。十軍楊勝治部亦由邳北渡運河共抄台兒莊。該處魯軍為毛思義部。抵抗激戰。當日晚業已佔領台兒莊。十二晨八時占韓莊。是晨黨軍一部由嶧縣攻棗莊。一部由沙溝攻臨城。一部由夏



直魯豫戰局略圖

鎮包抄。十二晚臨城已被圍。棗莊亦於十二日晚被佔領。而魯軍三個月之力所築由台兒莊至韓莊之八十里長永久堞壘。卒以不守。方棗莊被占之後。黨軍已至齊村。時魯張尚在臨城。于十一鐘下一命令。命所有兵車準備北開。但附一令。須待第二道命令方許啓行。大抵第二命令夜半後發出。自午前二時起。各列兵車陸續開動矣。惟又出一小事故。蓋有一列載運道木之小列車。亦往北開行。至南沙河站時。與先到之極長一列兵車。因道塞相撞。幸無何損失。魯張則督隊登車。其本人天明後尚未行。而臨城附近。已發生戰事。直至十三午前九時半左右始啓行往兗州。黨軍至是日午後方入臨城。十八占滕縣。午占界河。徐州係馮軍孫良誠部於十九日占領。張宗昌則於十八晨到泰安扼守。十七日曲阜兗州間發生便衣隊拆毀鐵路電線之事。曲阜即於十七日不守。張宗昌迄在泰安。

魯西　魯西爲孫傳芳防地。黨方綦爲重視。故由馮部主力當之。且益以賀耀祖夏斗寅之屬。該方面計沛縣在徐州西北一百四十里。敬安集在其間。賀耀祖總部在焉。豐縣在沛縣西南約五十里。再西南距碭山七十里。金鄉在魚台正西五十里。南距單縣八十里。單縣爲方振武軍所在。金鄉在濟寧西南一百里。鉅野則在濟寧正西九十五里。馮部主力孫良誠軍先於十一日攻下鄆城。魚台方面則由孫於十二率主力與賀耀祖戰。因孫軍築壘甚堅。賀部敎導師衝鋒。陣亡師長龔憲。又團長二名。據孫於十四日由豐縣通電云。查魚台迤西之敵係張克瑤之三十三軍。夏斗寅之二十七軍。賀耀祖之四十軍。及夏賀兩師。傳芳督飭第一軍。及袁中將支隊。張少將支隊。自蒸日起。與敵在卜樓紅廟穀亭鎮之線。完全接觸。敵衆我寡。來勢洶猛。幸我各將士。奮力殺敵。酣戰三晝夜。肉搏十數次。卒將頑敵擊潰。紛向豐沛方面逃竄。嗣又佔領豐縣以北舊黃河隄。恃險拒守。並增生力軍兩師。向我猛撲。經我第十一師兩翼包抄。激戰六十小時。卒將敵擊潰。截至寒巳時。完全佔領河隄。其殘部又據城固守。經我軍一面圍攻。至本日午後一時。我第四師由北門攻入。完全佔領豐縣。殘敵向黃口一帶潰退。不能成軍。前後計斃敵師長三員。團營長十數員。兵數千名。又俘虜官兵輜重無算。鉅野方面之敵。亦被我軍第四軍擊退。金鄉方面。刻正在酣戰中。特先奉聞。孫傳芳寒（十四日）未。又電云。刪辰我第一軍先遣支隊袁司令家驥。率隊向沛縣猛攻。激戰八小時。卒於午後一時。將沛縣完全佔領。正向該敵尾追中。特先電聞。孫傳芳刪（十五日）申。云云。所謂金鄉方面戰事。蓋正與方振武戰也。惟濟寧正西之鉅野爲馮部孫良誠之梁冠英軍作戰甚猛。鉅野城卒於十五日晨失守。孫軍退至鉅野嘉祥間抵禦。嘉祥隨於十五日晚又失。十六早濟寧遂陷於戰亂。十六晚六時馮軍進佔濟寧。按鉅野距嘉祥五十里。嘉祥則距濟寧止四十五也。其黨方已失之而豐縣復由石友三軍奪回。而孫在鉅野之李寶璋部竟斷絕歸路。孫本人則苦戰於金鄉魚台間。未得退出。此次依孫計畫。在由豐沛遷趨徐州後路。迂迴以收奇襲之功。不意受西面牽累。計劃失敗。

魯東　魯東方面黨方爲陳焯陳調元曹萬順等部。比較不甚重要。因有鑒於膠濟路之外交關係。故不甚急進。惟陳焯已於七日佔郯城。十二日佔沂州南部。更進至日照。此方魯軍佈置亦少。抵抗不烈也。

直南　直南大名一線。馮軍向令劉鎮華擔任進攻。屢有進退。直方則爲孫魁元袁振青抵禦。在南樂清豐迭有戰事。自魯戰變動。馮軍各線總攻。大名之事遂緊。十八晨孫魁元已與馮部主力在南樂激戰。而其後路之清豐則曾被直軍徐源泉攻下。十八午褚玉璞冒風雨赴前線。大名戰事當即結束矣。京漢正面奉馮兩軍在彰德左右血戰近旬。先據奉方宜

稱。據飛機偵查報告。彰德南門外停馮軍列車甚多。漸次南下。城內軍隊極少。有總退却模樣。又城南紡紗廠及袁墓附近。馮軍挖壕甚忙。似已作退却後之準備。奉軍正面連日用鐵甲車衝鋒。已將李桃村營子等處佔領。馮軍退十里莊云云。但自魯西戰事告一段落。馮已移其兵力向京漢取反攻矣。

正太　奉軍對於正太線。攻擊甚急。以前似欲趁魯戰未起。前攻下娘子關。收山西。以脅河南。乃以地利關係。奉晉迄在相持。在井陘以西五里許之雪花山血戰最久。緣自十二日奉軍實行總攻後。軍長榮臻胡毓坤即親往前線督戰。駐節長崗村。以十四師為主力軍攻擊正面。該師百六十六團。奮勇前攻。搶奪山頭。晉軍據守天險。以巨砲及機關槍向下射擊。及距離稍近。即用手溜彈擲擊。故奉軍衝鋒數次。均被擊退。是役也戰事激烈異常。晉方傷亡自不在少。奉方則十四師百六十六團陣亡營連長各一員。士兵二百餘名。受輕傷者已運至後方醫院診治。自十三日迄至昨日(十八)砲聲震耳。晝夜不停。戰事形狀。尤為緊急。據熟習該方地勢者稱。雪花山為由井陘入晉孔道。其形勢險要。不亞娘子關。故奉方戰略。竭盡全力以期攻下。則井陘獲鹿平山等縣。方保無虞。二十五師師長安錫嘏所委之井陘縣知事孫某。刻仍在井陘以東鄉間辦事。如奉軍一時不能佔據雪花山。則孫知事決不敢冒險進城履新。又訊萬福麟之第八軍擔任南路。後北聯十六七軍。南與贊皇十五軍十四旅。策應進攻。取包圍勢。萬福麟以所部多在南路。已於前日(十四日)到井陘以南各山奔走督戰。及指揮贊皇軍隊。並將軍部亦由微水遷至井陘城南六十餘里之南張成。該路晉軍比雪花山較少。但山路崎嶇。不便行走。聞萬福麟將出奇兵。以斷晉軍後路云。此外晉北方面戰事不烈。而魯省局面變動後。奉方已注意德州防務。業調吉軍騎兵兩團。於十五日開拔入關。另有兩團亦已奉令準備。傳均將開德州增防云。



對晉鑒戰之萬福麟

洮昂奉海事件解決

洮昂奉海兩路事件。性質極簡單。徵易已如上期所載。而日方之通信機關如東方電通。迭張大其詞。不為威嚇之意味。即作挑撥之宣傳。無益事件本體。徒害中日人民感情。所幸中國方面之羅文幹常蔭槐。日方之芳澤公使。尙皆能處之鎮靜。此週來眞相果以大明。隔閡悉以冰消。乃得和平之解決。先是日方提出抗議後。外部曾兩度以口頭或文書駁覆。大致謂第一洮昂車輛問題。㈠車輛合同上。祇言以車輛抵押。並無不得租用他路規定。此次奉海租用洮昂車輛。不但給用費。且分以溢利。自于洮昂營業無碍。決不致影響及擔保權。㈡其他鐵路。亦有租車辦法。先例甚多。第二奉海滿鐵聯運合同問題。按照交通部與日本歷年所訂之聯運合同。均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經交部批准。始發生效力。此次聯運合同雖經簽字。然未經部批准。當然未生效力。足見在法理上。日方理由頗為薄弱。但當局為謀圓滿解決起見。倘南滿鐵路及駐奉日領。變更其不遜態

度。自樂與日本當局磋商善後辦法。又以駐京日使除迭向外部抗議外。復謁最高當局要求解决。一面駐奉日領則主張就地交涉。迭向奉省長官抗辯。此種行爲不免有二重外交之嫌。曾經外交當局面告日使應專在京進行交涉。以免分政等語。及十三晚七時。日使芳澤謙吉曾赴外部官舍訪羅文幹。時交長常蔭槐亦在座。即開談洮昂及奉海兩路事件。晚餐後續談至十四晨三時。日使方辭出。在此長時間之談話中。雙方意見已見融洽。大致中國方面表示洮昂借車事件純爲交通當局之調遣特



常蔭槐

權。事關內政。日方不得干涉。且無論如何。不能承認日方之干涉。不過借車合同本月十八日即屆期滿。屆滿之時。因奉海無須續借。便當交還奉海與南滿聯運當局並不反對。惟因手續未合。故不能認爲有效。本部對該聯運協定本身既未反對。當然有商量餘地。當經雙方議定解决原則辦法如下。(一)交部對於奉海滿鐵聯運合同內容。認爲尚屬可行。但須依法律手續呈請交部核准。然後始發生效力。(二)洮昂借車事原屬交通內政。南滿無權干涉。一俟租車合同期滿(期限一個月十八到期)及奉海無租用車輛必要時。即由華方自行撥回車輛。並經外交當局求要日使轉飭滿鐵及日領。停止其越軌行動。是晚通宵磋商。至翌晨始散。當經日使急電本國政府核准。聞日政府已有復電表示同意。此事可謂已告一段落。洮昂車輛亦於十九日放還矣。

美國提議不戰條約

美國將美法不戰條約通牒各國。要求加入。乃本週一大要事。據東京十四日東方社電云。駐日美國大使馬克維昨訪問田中兼攝外相。面交內容如下之不戰條約案。

(一)訂約國於各自國民之名義。以爲解决國際間之爭議。而訴諸戰爭爲非。關於訂約國彼此間之關係。廢棄遂行國家政策之手段之戰爭。茲特嚴肅聲明。

(二)訂約國不問各訂約國間發生之爭議或紛爭。其性質如何。且不問其原因爲何。約定一切解决。只應依平和手段辦理。

(三)本條約應由上開訂約國照各自國憲法之規定。而批准。自各國批准書於批准寄託地寄託完畢時。發生效力。本條約依前開方法一度發生效力。得應必要使殘錄之世界各國全部自由參加。

日本外務當局對於茲約。依東電所傳。雖表示贊意。聞尚須就下記各點充分加以審議後。方能答復。

一、聯盟規約其他基本條約之關係。

一、於遠東或可發生一切場合之國際戰爭。對非條約國之關係。

一、遠東第三國加入之時、

一、因本條約解釋上相異而生之一切之場合。其他軍事的法律的關係。

一般觀察謂美國本條約之提案趣旨。所與精神上之效果。足以影響將來之國際政局。故非可徒依軍事上法律上其他專門上見地與夫各國環境。而使其論議紛糾。勿寧本提案第一條之趣旨於原案加幾分修正。而見極原則的之政治條約之訂立乎。

此事日本各報紛紛議論。據東京十五日東方社電。美國提議之不戰條約。本日各報一律著論批評。時事新報云。

不戰條約。其精神上效果。應置重於國際政局上有微妙意義之點。惟可異者。美國原案。未設實際之方法。例如美法仲裁裁判條約則將國內問題第三國關係事項影響於門羅主義之事項。及關於國際聯盟規約上義務之事項。一一除外。是則——前記事項中之任何項有一問題與之相當。則自苦於無以解決。然則是與其謂爲不戰條約之不備。勿寧謂爲仲裁條約之缺點。日本對於世界之平和的貢獻。具有真摯之希望。其對於不戰條約之成立。盡其力之所能。乃當然之事。

報知新聞云。

戰爭之原因。最爲可恐者爲人種的反感。若美國將有人種的偏見之移民政策作爲國內問題而除外。則非所以副其自行提出之不戰條約之精神者也。

國民新聞云。

美國若加入國際聯盟。則相信足以排萬難。而成就新條約以上之良果。人國於此有辯明之義務。

東京日日新聞云。

美國之海軍擴張案。其提倡之參與乃大可歡迎者故也。

中外商業新報云。

日本於精神及趣旨。既表示贊成。縱付多少之保留條件。其不採妨害條約訂立之態度也明矣。

又倫敦十五日合衆社電云。美國多國禁戰條約主張。全英輿論對之極爲注意。新聞紙均紛紛登載。各方尤注意此次美國關於禁戰牒文所含之重要義意。輿論界認爲美國此次提倡聯絡列强。對禁戰取一致行動。至少亦爲表示美國擬重再加入國際活動。內因自美國拒絕加入國聯後。幾與國際活動絕緣。果美國能重再加入國際活動。自爲各國所歡迎。星期時報稱。美牒文已爲各國政府交負責人審查。並擬本諸親善原則逵覆之。該報又稱。此次英國審查美牒文。務須謹慎將事。如法外長勃利恩氏提出之點。在該條約辦法是否與國聯會員各國。又對國聯應盡之義務有所抵觸。對羅加諾會議所提防戰辦法。於或種情形之下。是否有所衝突。所謂或種情形者。即與各國自身之立法行政制度是否有礙。即如美國雖不受歐洲時局影響。但因現美國會之宣戰權。已受限制。縱或禁戰條約失敗。則宣戰權究應何屬。在美自身亦難斷定。觀察報則稱禁戰案內困難甚繁。但謂美國禁戰政策。實爲一種提倡活動。各國因免爲其難。不得放過此次時機。該報復謂前羅加諾會議。實爲世界謀求和平之初步。對歐陸至少有排難解紛之功。此次美國禁戰動議。又爲世界和平另一步之先聲。葛洛克之牒文。實無異於完成羅加諾會議之初步主張。且羅加諾會議精神及理想。均書於美牒文之各條中。環球靜候多年之世界合作。已藉美牒文傳來英國。以地理及歷史言之。均極歡迎牒文中之理想早日實現云。

日本政界

日本臨時國會將於二十日開會。故各派政客。活動甚忙。據十七日東電。政府方面因特別議會之開會期愈益切迫。爲决定其最後的應付方策。特於十六日下午四時。在田中首相官邸開臨時閣議。計議對議會策之根本方針。據傳政府方面雖確信內閣不信任案可望以十名內外之差終被否决。而對鈴木內相之彈劾案則勢似稍有可慮。雖結局可望以三四名之差否决該案。但萬一該案有通過之勢。則先仍當命議會停會。以促野黨反省。若仍歸無效時。則將該案認爲與總括的不信任案相等。而採斷然的措置。又電云田中首相有鑑於政局之重大。十六日夜在青山私宅約集各閣員鳩山翰長等。就政友會臨時大會之結果。並各方面之情勢。及野黨各派對民政黨之政府不信任案內閣彈劾案之態度。有所討論。並就對議會策與黨之結束。黨之政策等項作無隔閡之交換意見。至反對黨之民政黨係十六日在帝國飯店集合。討論對議會策。濱口總裁在席間演說云。政府前既藉口遂行政策而解散議會。結果而依然不得以遂行其政策。是明明不得國民之信任。故政府應不必得特別議會而考慮其進退也。夫企圖破壞國體之共產黨。有從速期其絕滅之必要。對於培養危險思想之機關。不可不講防禍於未然之法。又有依社會政策其他以策國民生活之安定之必要。而政府知其重要政策之一之地租委讓。施行困難。欲實行展期。以迴避其對時局之責任。政府之失政自解散議會與實行總選舉以來益形加甚。我黨對於現內閣之施政。須加適切之批評。而於既定之方針向所信以邁進。內之鞏固黨內之結束。外之有副國民之信望。是余所期望者也云云。此外中立派方面議員鶴見祐輔●椎尾辨匡。小山邦太郎。藤原米造。山崎延吉。及岸本庸通六名。共組一團。於十六日晚在帝國飯店集會。六名全部出席。就對議會策戰有所協議。並定其團體名稱爲明政會。惟該項名稱仍屬暫用。以表示議院內之中立議員團體。若果將來在政治方面在院外組黨時。擬再另行協議。關於議長副議長問題。該中立團主張爲期議會政治之運用圓滑起見。宜由少數黨中推選。故議長一席。已內定推選社會民衆黨黨首安部磯雄。並因椎尾辨匡與安部最有交誼。介其傳達此意。其關於不信任案問題是否將贊成民政黨之行動。抑再俟聆悉田中首相之一般施政方針演說後。再行反對。則尚未决定。但已决向民政黨促其反省云云。此各派態度之大要也。

右紀鶴見祐輔暨其他六名之中立議員所組織之新團體。其提出之政策最要項目爲刷新外交方針。革新產業組織。保持公正選舉三點。其內容如次。(一)刷新外交方針。排斥絕對的國家主義乃至世界主義。而採國家間之協調主義。即關於購入原料販賣製品補給食料移民等國家存在上必要的行政。依國家相互間之協調。以完成其目的之方針。而當外交。(二)革新生產組織。因資本家獨占利益。致分配上發生不公平。而起種種社會問題。應有以勞資協調爲基礎之新生產組織出現。例如使工人代表參劃事業之經營。對股東以外之勞動者亦分配相當利益。是(三)保持公正選舉。例如改善檢察制度。講求關係地方選舉官吏之身分保証等適當方法。此外尚揭出其他政策云云。

一週大事日記

（冷心）

自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起
至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止

四月十三日　星期五

△張宗昌晨由臨城北上、黨軍正午占臨城、

△嘉定共黨在六里橋外岡鎮兩次焚殺、

△紐約國際賑災會正式公佈、籌欵一千萬金元、賑濟山東災民、

△寧政治會議議決依孫中山遺著、提倡中國舊道德、

△史琪令所部第二師開赴前線、第一第三兩師亦集中待發、

△中國加入台維斯杯比賽選手林寶華江道章由滬赴美、

△黨軍昨佔鄆城、

△津浦路泗河橋上擴車、死乘客十人、

四月十四日　星期六

△孫傳芳通電佔豐縣、

△上海解嚴、

△招商局新華輪船在香港附近被刦、

△李濟琛陳銘樞由滬回粵、

△寧府議決照陸軍上將例議邺張紹曾、

四月十五日　星期日

△上海又派軍隊赴嘉定剿共產黨、

△張宗昌由兗州赴界河前線、

△孫傳芳公電報告佔沛縣、

△共產黨領袖羅亦農在滬英租界被捕、

四月十六日　星期一

△京奉路山海關車站撞車、災民之小菜車遭險、死傷甚多、

△入湘范石生部到郴州、

△滬發表公報、南軍今日入濟寧、

△北京交通部電奉海洮昂路局解決借車問題、

△李藻麟由兗州北上、佈置泰安防務、

△中亞細亞探險隊、由北京出發、赴戈壁沙漠探求百萬年前原人遺迹、

△新任德國公使波爾希博士到北京、

四月十七日　星期二

△李濟琛陳銘樞到香港、

△北京任王占元為檢閱使、

△浙江考取縣長三十三人、

△靑島海口戒嚴限制輪船停泊、

四月十八日　星期三

△日本政府決定山東出兵問題、授命熊本第六師團長福田中將、準備出動、

△北京防務加緊、各城門派兵守衛、

△南京中央政治會議議決修正省政府組織法、

△孫殿英部在南樂與馮部激戰、褚玉璞赴前線督戰、

△上海中山路開工、

△馮玉祥通令各軍停祀關岳、

△寧方戰地政委會組織整理中興煤礦委員會、

四月十九日　星期四

△寧府加推宋子文易培基為外交委員會委員、繆培南為軍事委員會委員、

△寧府下令提倡中國舊道德、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七端、

△奉海路借用洮昂路機車車輛本日開始放還、

中外書報介紹與批評

（記者）

天津大公報於本年一月刊行文學副刊。內有書評。及中西新書介紹。其體例略仿歐美各大日報之文學版及星期文學副刊。極爲讀書界所歡迎。本報茲特擇尤轉載。以資閱者參考。原文間有附誌批評人名號者。轉載時亦仍之。再者該報極望國內外各書局各出版社各報館各個人。以新出之書籍報章。多多寄贈該報。以供介紹批評。此事旣甚便利全國之讀者。而於該書之銷售流行。亦大有裨益。至若在該報文學副刊登載廣告。尤易接近一般好讀書願購書之人士。並希出版界及著作界注意。　記者附識

商務印書館之四部叢刊（續）　（蠡舟）

（二）所選諸書版本之可議也　書錄中於版本之最得意者。則歷道其佳處。然不詳明較通行本究有若何勝處。於次等者則默不置辭。此乃高氏廣告之變相。其所云固未足爲據也。正史悉據武英殿本入刊。則因該館原有影印本。以省麻煩。故未便更張。不知武英殿本之有謬誤。三百年來學者均已知之。如唐書以上改用宋本。遼金元三史改用元明本。舊五代史改用嘉業堂本。各還其舊。更列其與殿本及南北監本異同於校勘記中。庶幾盡善矣。乃不圖此。而以武英殿本塞責。何耶。水經注用戴東原校本固佳。然戴本人人可有。似不宜入選。不如改用明嘉靖黃省曾刊本。或常熟瞿氏及海鹽朱氏所藏之明抄本。爲出於宋本。俾學者藉知酈書舊本面目。家語用嘉靖本不如用日本寬永本。爲出於彼邦古槧也。鬼谷子用石研齋依道藏本。不如用以述古堂鈔本重刊者。蓋鈔本較此本多出數百字也。或仍據此本而附以校記更善矣。意林用武英殿本。不如用道藏本。曹子建集用明活字本。不如用續古逸叢書中之宋本。張說之集嘉靖本最劣。有缺葉二三處。譌訛數千字。遠不及結一廬叢書繆荃孫校知聖道齋鈔本之善。岑嘉州集用正德本。未足。不如用明翻書棚本。杜工部詩集不如改用烏程蔣氏常熟瞿氏之草堂詩箋宋刊原本。（古逸叢書本非眞面目。詳見傅增湘題跋中）元氏長慶集嘉靖本之荒謬。盧氏羣書拾補已詳言之。如無其他善本。何不印抱經校記於後。司空表聖文集用舊鈔本。何不用續古逸叢書中之宋本。小畜集用經鉏堂鈔本。譌誤滿目。與張說之集不相上下。遠遜粵中近刻本。不如改用他本。攻媿集用武英殿本。今宋刊聞在臨清徐氏。與殿本異同甚多。亦當改用宋本。秋澗大全集用宏治刊本。墨釘滿紙。何不逕用元刊本或其他鈔本代之。玉臺新詠用五雲溪館活字本。誤字較多。何不逕用南陵徐氏所刊之明寒山趙氏本。此不過就余所知者言之。其他專

集似當禁用選本。如陸放翁王漁洋之詩。豈以其卷帙較夥故不用全集耶。然使讀者不得窺其全豹。實非所宜也。今二次預約目錄僅於陸宣公集洪盤洲集改用宋本。宋本與非宋本恐亦無甚殊異。而於上所舉者均無所更張。此不可解者二也。

(三)校勘記及佚文補輯之不可廢也。　現行四部叢刊。校勘家或好古者視之。之必甚以爲重。而於初學者不甚便利。何以言之。之宋元刻本較今本勝處固多。然其誤字亦如之。而尤以活字本舊鈔本爲最。讀者多見其卷中有缺頁。頁中有破爛處。行間多誤字及墨釘而已。而未見其勝處也。非以他本勘之。未足以見其優劣。昔賢如盧抱經勞季言以丹鉛終老者。能有幾人。可見知音之不易。何可責之今人。宜其爲淺學詬病。然欲免此病。則非附以校勘記或佚文補輯不可矣。印此書者非不知此也。故於經典釋文史通世說新語莊子江文通集亭林詩集中與間氣集河嶽英靈集等均附有校記。然於其他各書則未遑也。而已成之校記大部出無錫孫毓修氏手。眉目不甚清晰。最可笑者。如張說之集孫氏據汪小米校本補佚詩數篇。然同趙侍御乾湖作一詩云伍本有闕文。乃所錄與伍本不異一字。何耶。其鹵莽草率可見。他書之當訂補者。如唐人詩文集凡有舊刻者。如以文苑英華唐文粹或唐人選唐詩各書核之。異同甚多。且有溢出者。如張說之據繆荃孫所輯尚有文數十篇。(繆君所輯亦有以不佚爲佚者)王子安集宜據蔣清翊羅振玉所輯本補刊佚文。韋莊浣花集宜補秦婦吟及金荃集尊前集中各詞。宋人集部書頗有佚文散見於選本史書地志石刻中者。並宜補輯。而舊本之多誤字或墨釘者。當據他本勘之。爲校記附於後。然亦不可逕行改正。致失原本面目。秋澗大全集據書錄所云似編者曾見元刊本。然明本墨釘多至數千。何不據元刊補之。吾固知元刊必不如此。可由武進陶氏影刻元本秋澗樂府證之。古書之不可率爾影印。宜加以整理讎校已如此述。今觀二次預約書僅載明釋名補呂序李賀歌詩篇補集外詩(集外詩宋本有之然樂府詩集中少年樂靜女春曙曲二詩宋本亦無之並當收入)二事。其他多未顧及。此不可解者三也。

(四)版本之繆誤宜更正也。　李賀歌詩編之非金刊乃蒙古憲宗時刊本。海寧王靜安已據元史耶律希亮傳秋澗大全集爲跋文正之矣。嘉靖中重刊成化邱濬本。非成化原刻也。邱序(見觀堂別集補編)他如張九齡曲江集實乃前原有湛若水序。此本爲估人撕去以充成化本。編者不察。以爲成化原本。誤矣。凡此均宜改正。二次預約時仍而不改。此不可解者四也。

(五)印刷時多描改致失原本面目也。　日本內滕博士嘗疑四部叢刊非影印乃寫印者。蓋其與所據原本頗多違失也。今統觀全書。似非寫印。其所以有違異者。蓋舊本不甚明晰。印刷時隨意添改故也。友人嘗言張鼎思本史通原本與影印本有異。而影本有據浦起龍史通通釋改訂之嫌。此說果確。其妄謬已甚。然以余之所知。尚有他處可議者。如纂圖互注本禮記影本頗有失真處。李賀歌詩篇第一次預約本與後出單行本亦有一二處微異。原本在呰里瞿氏。無從借校。疑復印者描失也。小畜集卷十五死喪速貧朽論原鈔有錯簡。後單行本已改正。故與第一次預約本不同。然卷三十朱府君墓誌尚有錯簡。則未更正。而所更正者則並未注明。又王秋澗大全集文集卷三十一第一頁第一次預約白紙印本與黃紙印本絕異。細考之乃知白紙印本乃宏治原樣。而黃紙印者乃據他本改正。雖所改無誤。然亦不注所出。使人莫知究竟。凡此歧誤本不易發見。而余個人所知者已有此數端。可知其必有甚於此者在焉。明人刻書而原書多失其面目。不謂當世亦有蹈此弊者。此不可解者五也。

以上限於篇幅。不克詳述。然統觀全書大體。可取處亦殊不少。得失正復相當。子部如羣書治要。集部如鶴山後村誠齋於湖諸家書。在昔求之數十年不一遇。今則可家藏戶儲矣。他如說苑。論衡及經部集部諸書底本佳者居多。書蠹無底。神物時出。固未容深責也。



國風社選

與希夷陟甫游鄮山阿育王寺四首　仁先

百年本須臾五十亦非夭但惜虛歲月志事成潦草樹
木失本根枝葉分萎槁自我違雙親寸蘖生意了勞生
悲慘積懈學衰病早濡煦仗友生護我若襁褓攜作鄮
山游發興佛地好一笑天海空倏見輕鷗嬌
我生未終昏入寺必歎喜落帆寶幢鎮如客見故里肩
輿轉寒塘曲徑丹垣迤鳥聲含極樂松竹淨若洗眼明
放生池修鱗逝瀰瀰禪房尋舊夢談笑猶在耳欣然晦
谷師出迎足不履山中寒暑再塵世千劫裏高僧故依
然倦客眞老矣
古人五十慕我今降以孤劬勞念生我欲報時則無推
恩謝良友為我齋僧徒前後眾三三屏息趨鐘魚一飯
[illegible]莊嚴天香飫伊蒲伐殿晉參佛香烟發洪鑪咫尺踐
初地龍象彌空虛慈雲垂我前其上蓮跏趺冊佛見非
二人我同一如拯子罔極哀躋彼極樂都信友乃順親
寧異釋與儒喜心涕泗漣銜髓徒區區
沈沈妙勝殿牽夢今三年深簾閟香界六時凝紫烟清
晨淨掃地禮塔來行纏鶴瘦盡古德目注西方蓮惟聞
遙寥聲拜起衣拂磚廣榻儼臥佛明滅籠鐙懸更深萬
籟絕敷坐同夜禪寂光攝幻軀度入清涼天緬懷至德
人常樂非境遷一空相往來兼斷際後前勝境一響逢
說寶我滋慚

纏衡累寄近什六疊前均奉答　遜塘

夢醒黃粱不計晨觀河幾換刼餘身漸忘故我還眞我
强喚詩人作幸人過眼浮雲原是幻隨身長物肯憂貧
（近頗蓄書）看櫻待踐年前約十里香風散麴塵

落花效二宋　袞甫

西園晴綺爛成行。零亂胭支付斷腸。洛浦驚鴻猶自舞。
梁家墮馬不勝妝。銖衣委地仙無跡。鎖骨成塵佛有香。
莫向玄都重問訊。當年千樹總斜陽。

早春次散釋韻　纕蘅

肯對寒香譜喜神。近來英氣已全馴。能逃物外眞吾友。
祇有花前是我春。人事豈勝遲暮感。山容都作淺深顰。
扁舟待踐看櫻約。不爲吳尊也乞身。

積雨書悶　梅泉

江雲著意叶遙青。樓外陰多礙柳屛。殢雨看花都作葉。
欹春有夢不宜醒。輕衫當戶寒仍換。細格鈔書倦易停。
閑煞袖中遮日手。却來池上補魚經。

獻歲二日奉懷遐庵病狀　婁生

苦念津樓晏坐餘。日來動定復何如。稍親藥裹成良餌。
慵捲晶簾對道書。瀝血未堪供世役。投詩還喜及春初。
天心國脈分明在。好惜流光愼起居。

自西山至香山道中　叔雍

巳窮車足日駸駸。繞盡前巖意更深。老檜自宜千尺幹。
衰楊猶繫萬絲金。

游黑龍潭訪古梅並謁薛爾望先生墓　夔舉

薄游訪古並探花。人與梅花屬一家。鐵骨冰心同不朽。
剎那桃李任繁華。

好事還推民國盛。湖山勝蹟備褒傳。孤芳終古自幽潔。
寂寞寒潭三百年。（薛爾望明末諸生以甲申之變全家投潭而殉）

斑斕壁上舊題詩。名士名臣各一詩。畢竟暗香疏影句。
不施塗澤自清奇。

推美山茶當大魁。默齋書語太奇詼。若論生色邊荒物。
鬱鬱龍泉幾樹梅。（檀默齋滇海虞衡志謂滇無大魁可以山茶當之）

望海潮　仲堅

（丙寅夏追暑匡廬秋杪遂居九江與山妻稚子歡詠山巔水涯間喪亂頻年清游難再適大壯寄示此調因成是解）

山連湘粵。疆通吳楚。樓船迆邐江州。貂錦繡旗。秋霜白日。依稀管代風流。成敗一荒邱。甚星移物換。爭戰難休。畫角譙門。暝煙疏雨使人愁。

揚舲萬里曾游。幾重湖泛月。疊巘吟秋。通子書隨。萊妻夜話。孤篷茗椀相訓。清景不常留。又車輪馬足。塵海沉浮。好語潯陽岸柳。憑繫往來舟。

今傳是樓詩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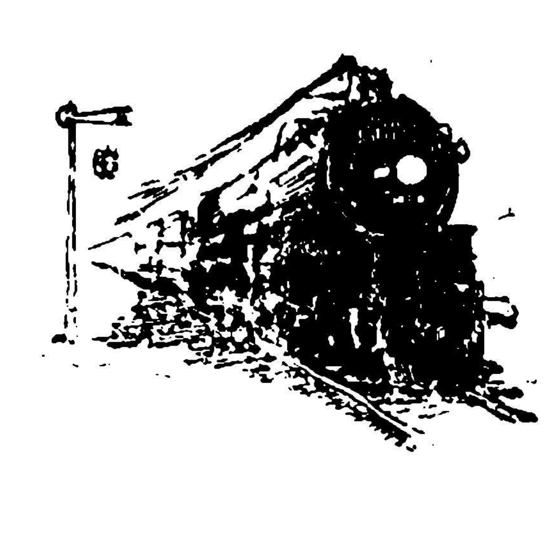
逸塘

曩讀海藏居東雜詩云。此都號文士。浮噪多不實。盛名如賴襄。語助未究悉。黎公昔在茲。求士惟恐失。芝山歲再會。賦詠積篇帙。求其矗川者。百十未得一。按襄字子成。所著有山陽集。卜居西京三十六峯下。又號三十六峰外史。固日本舊時代之有名詩人也。近由渠園處得借其集讀之。古體頗有作意。然氣力未逮。亦見東人本色。近體要以絕句爲勝。雜詩云新尹東來舊尹還。過門車馬日喧闐。諸公鞅掌。勤王事。成就吾儕企足眠。送百谷東行。用在薩別詩均云。離亭把酒對櫻洲。曾是深秋欲盡頭。今日京城春又去。一杯送汝入東州。客恨云客恨逢春不解消。平蕪斷靄路迢迢。銅駝橋外千絲柳。五見。東風上舊條。皆饒有神韻。中秋無月侍母云。不同此[illegible]之二四。重得秋風奉一卮。不恨尊前無月色。免看兒[illegible]絲。則性情語也。山陽微時曾至長崎。爲客店主計。適中國人士僑居其地者甚多。故得習聞漢學。生平服膺陽明之學。內行尤修謹。相傳山陽某年在家塾講左傳。適聞其母病耗。即輟講。歸已不及。自是終其身不再讀左氏書。集中趨庭之作頗多。東人尤重其行誼。且山陽之得盛名。緣於所著日本外史及日本政記各書。日本尊王倒幕。山陽實爲鼓吹最力之一人。固不僅以詩工見稱已也。

汪宗沂仲伊號弢廬。吾皖之歙人。自幼博覽羣書。習其鄉先輩江愼修戴東原之學。善禮樂。通六藝。旁及卜筮遯甲堪輿等術。以儒生游曾文正之門。居江寗幕府。交徧一時巨公名士。所著書刻於金陵者。僅二三種。餘遭亂失去。民國初年。自京師歸里。卒年八十餘。孫仲容樊樊山李木齋均與訂交。詩不求工。亦往往可誦。其子立本孫采白。皆以文學書畫聞於時。余友邵次公與立本

存。爲余述君學行。且以弢廬詩略見示。蓋遺稿之僅存者。題合肥張氏泗溪別墅云。新漲溶溶繞宅圓。此間大好放春船。頻支略彴通花外。時聽鉤輈度竹邊。營造自關經濟學。嘯歌欣有水雲緣。弢廬卜築從今健。還望歸營十頃田。君家於黃山下。曾買地三十二峯佳處。有桃花峯下著書人之句。可以見其高致。集中爲黃山作者均甚佳。其雜詩十八首。可作游記讀也。弢廬詩略樂府諸篇。刻意摹古。多可誦者。君論作詩以音節爲歸宿。每云老杜之不如李白者。正由音節之不入樂府也。可謂精評。同年許際唐太史承堯。爲君門下士。君之遺詩。乃其所手錄者。有重游弢廬詩云。弢廬舊來客。重至已頭白。坐對輯易堂。叢篁引淒碧。抱冲（亭名）無片瓦。梅坪賸殘石。洗硯對黟山。斯人遽成昔。重尋沿徑詩。不見杖藜跡。（弢廬詩云安排筆硯對黟山。又云杖藜沿徑自尋詩）酒酣說劍處。凝塵水樓壁。吾師晚歲飢。誰奪鳳凰食。牽蘿親補屋。半壁應自惜。況乃鑿楹書。半腰空委積。抉髓徧九流。貫串滙眞得。固知生有涯。[illegible]謂名亦嘗。薪盡火不傳。餘子各暗寂。咫尺不疏園。（江慎修先生嘗讀書於此）頹垣百年隔。愀然人間世。夕照寒林色。

即此詩亦可知許君之能傳師學矣。歙多學人。亦多詩人。以余所知。際唐即其一也。所著疑盦詩已印行。陳弢庵先生爲之序。君自謂於宋取陳與義梅堯臣詩格。亦似近之。吾友磨僧開府隴上。君五度往還。故集中多關隴行役之作。哀樂過人。自成聲逸。較之弢廬。更爲精專。錄其悼吾友陸亮臣云。忍淚揮聲耗。殊驚併一呼。去皮憐豹死。無命怨麟屠。白馬前肯在。（自註亮臣兄靜山前年憤國事悼吳淞死）青蠅弔客無。盛衰眞轉矚。世難幾人逋。甲辰同年公宴徵詩云。登科餘故記。頭白忍重論。有夢憂天墜。無言看海翻。臣精疲壯歲。世態付春痕。廿載堂堂去。惟應倒酒尊。貞元朝士之感。余固與君共之也。斷句如華州道中云。宦味颯如秋後葉。酒悲驚點鬢邊霜。寄鮑蔚文甘州云。生澀山川難造夢。嘗騰歲月儘銷疑。飛檄云。朝露人如雞犬賤。秋霜天助虎狼威。奪夏云。風沙博霸氣。樓櫓壯雄邊。江劍云。將家作旅舍。暫如梁上燕。如燕亦復佳。歲歲常相見。游城南園云。名理齋心得。風花倦眼看。墮甑云。勝情因別減。苦語爲秋多。皆能以哀樂過人勝者。



塞上瑣記（續）

彭修道

（十三）少見多怪

[illegible]還不大晚，溜到街上買點心，並且細細觀察商業的情況；[illegible]背後就已然尾隨一大羣小孩子了，街兩旁舖子裏的人也目光[illegible]我倆身上，行走的人也停足目送——如看鄉下的玩猴兒似的。N悄向我說道：「你瞧，這些苦同胞，少見多怪！」我也侷促起來了，猛回頭，怒目而視；那羣孩子趕忙站定，又像倒退，彷彿害怕。

出了北門，脫襪邁過小沙河，也是麥田，加以玉黍蜀。黃黃的菜兒，就像害癆病，不死不活。遠處兩個村子，三家人家，樹木五六株，却也別致！

晚上，開晚飯時，商會會長來了，慰問一番，客氣一番，囑託聽差們一番，走了。

就要躺下，聽差進來，說：「外面有人拜訪，」弄得人糊塗！人生地疎的武川，認識誰呢？但得看看，到底何事；披上衣服出去了，見一對兒大紗燈籠架在門的兩旁，一厢站些掛軍刀的巡警們，簇擁着一位戴金邊帽的巡官——我看得清楚。這令我吃了一驚！翻想自己過去犯了什麼罪？兩秒鐘罷吧？聽差先到巡官後面，恭敬的站着。我還在想。

「立正！」一聲喊，衆位巡警都注視着我；我還算機警，連忙點點頭、表示我並不外行。這時巡官過來了，向我脫帽，我給他鞠躬。這才放心——但不知什麼事？于是問道：「什麼事呀？」「沒什麼，就是問問先生們到底是——？」

「特意到此遊歷的呀，甚事也沒有。」

「不是這麼說，設若是來縣檢查什麼，我們好照應！」

N也出來了，說：「除遊歷之外，實在沒有別的事。」

但他仍不放心，還說道「能請下張名片帶回去？」我和N的名片給他兩張，又是「立正」，「脫帽」，走了。

已經脫好衣服睡下，快將入睡了，聽差又叫門，說又有人訪；我有些討厭，但還得開門，一看不是軍裝了，倒是便衣。一見却更和氣，底聲下氣的說道：「縣長請先生們衙門裏安歇，方便些——比這兒強！」

「請你謝謝縣長吧，這兒也很方便，不敢再討擾了！」我們對他說。之後，也是走開了。

走開之後，我對N說：「他們定是猜疑咱們倆是什麼暗探，或

什麼委員之類的人了吧？你看白天商會會長的神情，晚間還兩椿事情的緣由，就可揣摩得七八分了。」N也是這樣猜度着。

（十四）蒙古牧場

次日起床就聽武川迤北的區處，他們說「再走四十五里就是蒙古牧場了，絕無人烟，而且土匪又是出沒無定！」我主張冒險去，N不贊成，理由是：「危險多！」武川既無什末可留戀的，又不去蒙古牧場，那只有回去了。在廟裏聽和尙們說，距那里一百里開外有兩個大鎭點，一名叫「西烏拉不拉」，一名叫「東烏拉不拉」；既無嚮導，而且「危險多」，這個念頭也打消了。

回來騎一節驢，坐一節牛車，車夫是位山東人，在這兒落戶了；据他說，他曾給徐樹錚當過兵，到過庫倫；以後到綏遠當上「駙馬」，已生孩子，不再回家了。

歸來的途中，分外的疲乏，一步不如一步。經過關帝廟，重進去喝幾碗茶，拜別了老和尙與小和尙，仍登蜆蚣壩，一鼓氣兒走進城。路上的鴉片烟花兒，紅白爭妍的盛開，而且結的實子已經被割過一次了。

此次之遊，使我得了不少的見識和感想。像綏遠的這些同胞們，山東河南等省，也何止千萬？總是抱著那「宿命論」的傳統思想；聽天由命，人力不可强的老調！我想負指導社會之責的人們不要總是在總司令部，或是什末黨部裏瞎來往，而一方面口頭上却喊着「到民間去！」凡事非下一個决心不可，如老在自己身上打算，那即成了社會的廢人了！固然，「到民間去」也有「到民間去」的先决條件；然而如無必要之阻碍，自然還是以此爲急著！滿腔熱血的青年們！以爲如何？

（十五）楊六郎的箭與洪羊洞

C赴包頭住去了，因爲他的哥哥在包頭爲商。有一天他來信，叫我也到包頭去逛逛，我自然是歡喜不迭！

「包頭」者，包大青山之頭也；離綏遠三百六十里，中間夾着「薩拉齊縣」。坐火車費五六個鐘頭就可到了。是一個極長的蜿蜒如長蛇的寨墻包圍著。商業比歸化城稍遜；以「前街」爲最繁華。風景也只是東門外的「磚（？）龍藏」而已；樹木叢生，一個大泉，多半的人們全仰吃此泉之水。

C領我經過漫長的菜園，縝密的樹林；出了東門，到「磚龍藏」了　泉水由三個從高石台內伸出的龍頭裏流出，推水的車子不斷來汲水。

漫過「磚龍藏」上去，可俯瞰整個兒包頭的魚鱗甲似的房屋。再走下去是一片大窪；各種瓜果園子俱歷歷可數。我們吃了兩個大西瓜。繞過河灘那邊有所「水打磨」（即「水磨」），「水打磨」是河南的土語）暴浪激輪，濤濤之聲震耳。對面是一望有垠的滿種着蕪菁，韭菜，大葱，蘿蔔之類的菜園子。倘若點綴些桃花，杏花等等，則定是「隔世的桃園」了；那桃花樹林中我找不着，想是開花之期已然過了。

C指給我說，你看這面前的最高峯，是大青山最末一個；包頭而稱「西包頭」者，也就在此。

我問他這包頭附近，有沒有什處古蹟？「有的！有的！」他絕然的說，「我一來就訪問土人，這里有沒有古人的遺跡，他們之中

稍爲明白的人說，在大青山的一個山峰之上——現在假定是K峰吧——有一隻楊六郎的箭；晴朗天氣，看不見，天氣只說稍一陰晦，就看的極眞切。土人說話時的態度很鄭重；轉問別人，一樣說法，那麼，楊六郎的箭，似乎是的確了。我就有點兒疑信參半，總想找個機會到K峰去證實，不過苦於無機可乘呢。」

我也有點兒疑信參半，連忙問他這是怎樣的來歷，

「啊！來歷嗎？這是一個很好的故事了，處處表現出地方的色彩。」C咳了一聲，順順嗓子之後接着述說道：「宋朝的時候，楊六郎與兵掛帥，紮大營在雁門關外；與番將交了幾次鋒——都輸了；堅守不出。而且糧草又一天缺減一天，運糧是萬分的不易；加以兵士們都起思家之念。楊六郎焦灼不堪，苦思一計，準備逃脫。第二天他寫封信送給番將，大意是：咱們比比箭吧，誰射的近，怎麼樣？誰射的遠，又怎麼樣？番將覆書說道，那很好，你射的遠，我就把兵退到你所射的地方去。楊六郎當然是見信大喜，夜間他吩咐心腹之將帶着楊六郎名字的箭，騎著快馬跑到包頭附近的這個K山峯上插進去了；連夜即忙赶回營來。蠢笨的番將那夢想到呢？第二天正午，各都出馬，兩陣對圓了。番將拈弓搭箭，颼的一聲，落在並不甚遠的原野裏；衆人取回來，丈量了遠近。其次是楊六郎射，他拈弓搭箭，也是颼的一聲，箭却無影無縱。又是昨夜的那心腹之將同一番邦人員並着馬頭尋找這支箭；他們——心腹之將自然領到了K峰，遠遠的瞭望着峰頭上這隻箭在插着，一同拔下回來報告番將；那番將不禁一吐舌頭。自己受詐了，還一味的欽羨人家箭法的神妙哩！誠實的番將，只得帶兵退到K峰；楊六郎們很安閑的統兵退回雁門關，返兵中原去了。」

楊家將的故事，在綏遠察哈爾一帶很多，但因爲時間的關係不能一一採集，很是可惜！

我又問「洪羊洞」的所在，C很確切的說，「洪羊洞是一定有的，但離這兒太遠了——即土人也是不易探討的。」此外包頭與五原之間，有「李陵碑」，楊令公的廟；可惜我們都不克一一憑弔，至以爲憾！

（十六）大同城的迫擊砲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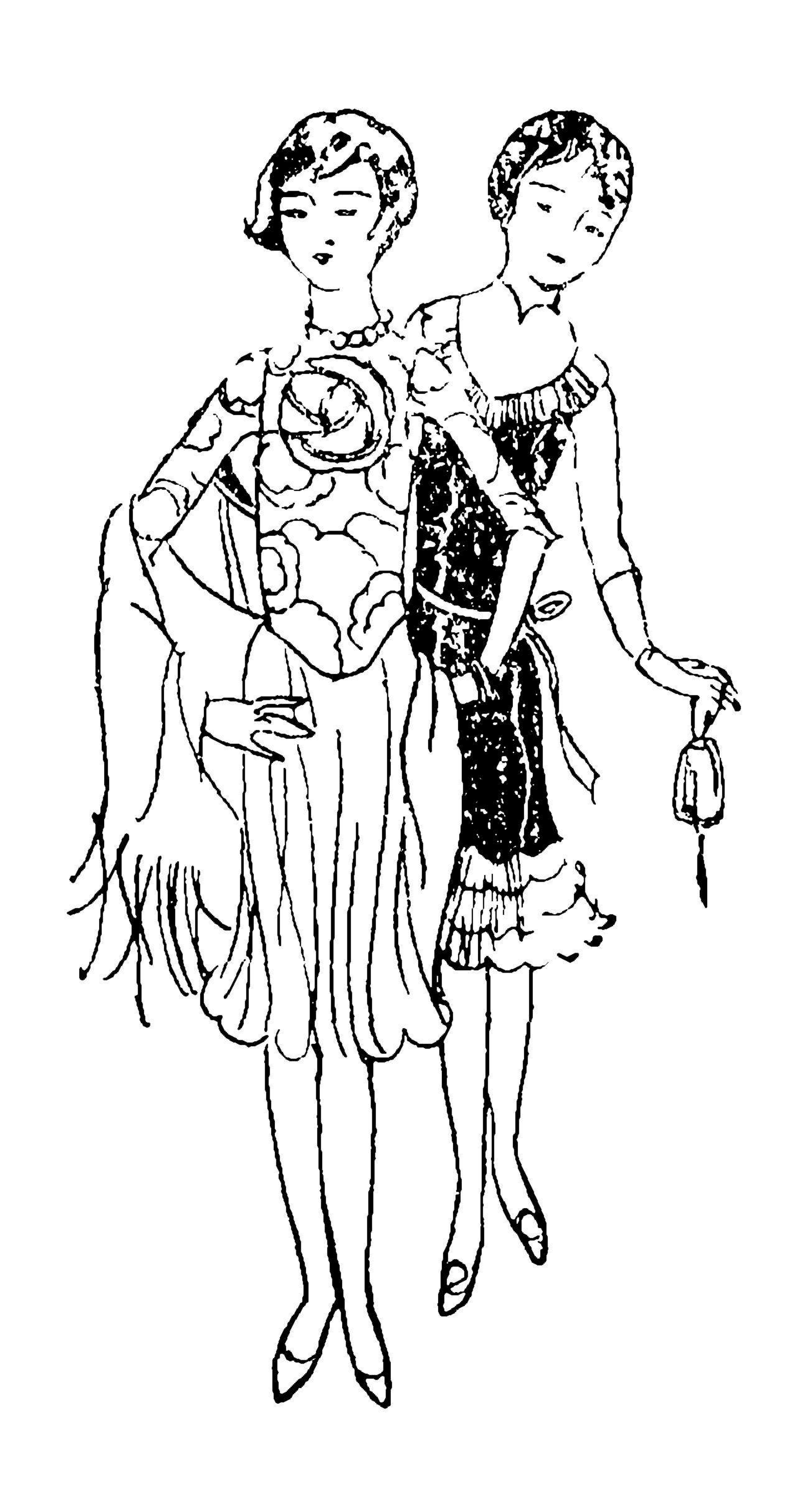
已經是八月初了，直奉軍攻打南口正在吃緊之時，我們在綏遠，因爲距張家口還有千餘里之遙，所以並不怎樣感到戰雲的瀰漫。每天先看些怎樣擊退，怎樣敵防的「戰報」而已。這極激烈的攻守大戰，並不能減煞我們的遊興；終于豐鎮有我兩天所踏的足跡；平地泉的冷酷，也曾逼促得我們發抖！

坐車往天鎮，經過大同。任誰都曉得大同正在被國民軍圍困着，好幾十天了。大同是山西一個有名的縣，地位佔的十分重要是由察哈爾赴綏遠必經之道，山西一掐斷這個重要的咽喉，那末，察綏就算無形的分家了。因而國晉兩軍一以死力攻，一以死力守，不肯放鬆一下。

我們的車夜穿孤山，到達大同，車燈俱熄了，車行得更加緩慢。客人們鴉雀無聲，靜靜只聽軋軋的車輪奏樂，震破這冷靜寂寞的世界。誰也料到這個身子無異於就是槍彈的靶子，沙場的兵卒似的，刻刻秒秒防備子彈的襲來。如無十二分要事，他們決不冒

這毫無代價的危險的，因爲早先就轟動着說，火車經過大同，城內就要瞄準開砲，而且已經嘗試過好幾次了，打破車身和玻璃。偏偏這列車的機關車在大同上水，勢必得滯停半點鐘。冷清清一條黑色的龍，伏在大同車站。喻聲也停息了，旅客的悄悄唧唧咕咕底語聲，與站台上巡警的皮鞋擦地聲相和。

「嗵!!」一聲大砲，吓壞了車中的旅客！惟有我，惟有我只待砲彈的射來——「拍!」的炸裂——火車及旅客。然而並不，緊接只聽些連珠砲響，劈劈拍拍一陣；俄頃，又是一陣，——聲音卻遠了；俄頃，又是一陣，聲音又近；俄頃，又是一陣；俄頃，又是……。一遠一近的連珠砲，令人料到一方在城內，一方在城外；彼此遊戲似的；然而旅客們却飽吃了驚恐了！





媽的寶物

By Francis Buzzell

逸霄譯

勃祿克嘴裏，滿含着嚼爛的番薯，把那空碟子用力推到桌子的中間，把倚子踢在後面。這是星期六的晚上，他準備到阿爾蒙去。他伸着手指在他的一簇灰黃色的頭髮上掠了幾掠，當他在那門旁的釘上取下他的衣帽的時候，我們看是他那汚穢而起着許多胼胝的勞農的手指。他無馬可駕，就是那租戶上城時所用的由勞力換來的一輛質素的馬車也是沒有。這些物件在他的土地屬於人家的以前早已歸之別人了。他現在即是一件完整的農具也屬無有。他所有的僅一椽老屋和一方花園，還有一所馬房，現在在那裏面養着幾隻雞。

他的兩個女兒，一個叫做阿紀，一個叫做菊瘦正在洗碟子，沈默地互相覷着。

『爹爹，你看一看媽纔去！』

勃祿克自言自語走上了樓梯。他的妻子支撑着坐在牀上，向伊自己發着微弱的呻吟。他看見在那床前的一張小棹上，放着一塊烤點心的洋鐵板，在那上面，媽燃燒着一種草葉，當伊患着氣喘的時候，伊便用一隻破舊的洋鐵漏斗，向着牠吸着那燃燒的葉[illegible]吐出來的烟氣。勃祿克徘徊在門口，用他的手背在他久未修[illegible]的臉上擦了幾下。在伊發着氣喘的時候，伊非常岌岌可危，現在伊的病像很是不好。

勃祿克，是你在那兒嗎？——把那個小瓶給吾——在門上——你仔細一點——這已經有破痕了。』

伊把那小瓶傾倒在縫補的棉被上，是一個棕褐色瓶，上面畫着一條貓尾巴。這是以前伊在賽提會和勃祿克結交朋友時候在佛爾和同伴競賽所得的勝利的獎品。伊伸出了伊滿是瘦骨的手在瓶裏摸索着。伊拿出了四毛五分錢和三個鎳幣。這動作使伊十分萎疲。

『把這瓶放在原處——留心一點——你拿着這四毛五分錢，你去買一副耳環——現在決定要買一副——媽要得到了牠纔死——我要得着了再死。』

『媽，你不要發傻！你不會死的。不是那約翰大夫說你比我還壽長嗎？』

『我的呼吸十分艱難。』

『你不要這樣說，媽。你好好休養。』勃祿克把手放在他妻子的瘦削的肩上。『無論如何，你等待着我買了耳環回來。』

『你不要去告訴老叟說你現在要去花費四毛五分錢。』

『我去時決不聲響。』

他的兩個女兒隨他到門口。

『爹爹，你須早早回來。你知道媽正病着呢。』

他很匆忙地走上了道路。這已成了一個習慣，以前每逢星期六晚上他到外面去，終得喝一杯啤酒，他的妻子用着尖銳的聲音喊着：『你這一次去再不要喝酒吧！』他只管自己向前走着。等到走出了他妻子的視線以外，他向他的家裏揮着拳，而身體並不轉向後方，他這樣呼喊着：『你這個老傻子！』除此以外，並沒有別的低聲的咒罵，當他一路走一路又說着，『這個老守財虜。難道我不知道以為我沒有看見伊有許多舊衣服掛在繩子上，一個農夫的妻子便想幸福地享受那些東西嗎。伊的寶物已有了裂痕！』他說完這幾句話，便一語不聲地向前走去。

他遇見老叟斜立在潑雷橫角的水溝上，正在等候著他。他們好似兩匹老馬相遇在一片新巢的草場上，互相用身體擦擦一下。這是他們在每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表示他們愉快的方法。經過一里半路到鎮上，他們並未交談一句。

到了一個旅館的附近，勃祿克轉身向叟說，『得了一塊錢嗎』

『沒有，你呢？』

『沒有。』

『我們應當想法一兩塊錢纔好，』叟說。

『主筆汀門先生或者需要雇短工，』勃祿克忽然提着說。

『司諾佛或萬利希，『叟說』。勃雷或者有些事。』

『媽給我四毛錢叫我代伊買副耳環，』勃祿克一些不猶預地

告訴了他。

『你有四毛錢。無論如何，我們總要想法一兩塊錢纔好。』

他們等候在尼貝立的旁邊。勃雷兀自行過了。

『你們好。』

勃雷先生，你今天好。』

勃雷徑自向前走去，並未給他們一些工作。汀門經過街上到他的辦事處去的時候，祇和他們嚷了一聲『喂！』傑叟獨自行過。他們故意從路側走到中間。稍稍喧嚷了一下，發着一陣很高的笑聲。但是他毫未加以注意。

『我要代媽去買耳環了，因為現在時間已不早了。』

『最好再等一忽兒。』

『不，我要趕緊去了。』

『假如你做得合適，鐵別或者要拿三毛錢給你。』

『鐵別常常這樣做好事的！』

『你去了以後，我或者可以有一些好運氣，得到一點什麼。』叟很決然地說。

勃祿克動身在街上走去了。

照相師華德律師麻倫特和司諾佛都經過尼貝立角。

『得了什麼東西嗎？』當勃祿克回來的時候這樣問着。

『我們去看一看那藥房的玻璃窗裡吧，海勃畏脫或者用得着我們去搖那冰忌林桶。』叟提議說。

他們徘徊在玻璃窗的前面。海勃畏脫並不招呼他們。他們聽見時鐘已敲十下——已經一些沒有機會可以使他們尋到一個賺錢

的道路了。

叟摸着他的口袋。『我們一些也沒有得到什麽，我們問人家借一兩塊錢吧，你說好不好？』

『媽病着呢。伊還正想着伊命中應得的耳環呢。假如這是下一星期，那時媽的病已好了一點——』

『你把這件事忘却了吧，』叟搖着說。

『下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們一定可以賺到一筆錢帶回家去。』

『媽病着呢。這是伊的寶物。』

『那麽我們便回去吧，我也倦怠在這兒游蕩着。』叟很怨憤似地說。

他們動身向家裏去了。幾個農夫推着一輛車子在他們的旁邊經過。那車子裏裝着傑㑊的上下老少一家子，性情都是很溫良，在那車子裏十分熱鬧，老婦和少女的尖銳的笑聲幾乎把那些男子的粗大的聲音都蓋住了，車子也不住地發着轆轆的鳴聲。『你們怎麽沒有騎馬呢？到這兒來吧！到這兒來吧！這裏很舒適呢！』

他們倆人搖搖頭只管踏着大步向前走去。不但勃祿克沒有矜誇着他以前在剎提會場結婚時的一些榮跡，便是老叟也沒有談到一句關於星期六晚上他和他的紅頭兒子在潑雷模村上做雇工的話。他們已到了潑雷模的邊上了。『再見，老叟！』

『祝你晚上平安！』

『無論如何，我總算和媽買了一副耳環，』當勃祿克走在將近到家的道上，他十分驕傲地向自己說。『而且我沒有喝一滴酒，媽將要怎樣地驚異呢！』

阿紀和菊瘦聽到了勃祿克的脚聲，便到門口去迎接。爹爹！啊！爹爹！伊們呼喚着他說。『媽死了！』

『現在，現在，菊瘦！不要說！伊沒有，阿紀！伊沒有，菊瘦，你們應當說伊並未死！』

露惠太太在第二天是鄰居中第一個到他們家的人。他泡了一杯濃茶給勃祿克喝了，再照應照應他的女兒。

『現在，菊瘦，你到樓上去，阿紀，你也去，你們去料理料理一切事務。弔客都快要來了。你，勃祿克，應當穿上一件黑色外套。』

勃祿克從這間屋子流蕩到那間屋子。他的女兒都暗暗監視着他。他用他的袖子輕輕擦着一只瑞士表的表面。他在壁廚裏找到了一柄世界市場上買的調羹，他搜了出來仍舊放了進去。他拿着他叔父喬治在城裏買給他的一根銀柄手杖，並且把他舉了起來。

阿紀回過來和菊瘦說『你看，他現在預備着要拿媽的寶物了。』

『現在媽死了，他一定要賣了一切的東西去喝酒了。』

『是，菊瘦。黑玉珠和那頸鍊。還有瑞士表。』

『還有那銀的水瓶架子。』

『還有喬治叔父送的銀柄手杖。』

『媽愛着伊的寶物。』

『現在媽死了，爹都要把牠們賣去了去喝酒呢。』

伊們於是痛哭起來了。

『我們並沒有顧慮到我們自己，』阿紀向露惠太太泣訴着。你們待你們的媽素常是非常好的，你們應當去拿一點珍貴的東西。』

『是，應當拿一件最精美的，』菊瘦說。『你媽知道了你拿到了一件最好的東西，伊心裏也很安適呢。現在媽死了，他橫豎都要變賣去了去喝酒的。』

勃祿克拿着他所買的一副耳環走到堂屋裏，在那處停着媽的靈柩。『伊沒有知道，伊沒有知道我代伊買回來了。牠們在這兒，媽！牠們在這兒。你看見吧，在靈柩的上面！』

勃祿克走進了那堂屋，一見那凄寂的景像，和嗅到了那種殯殮時的惡味，心裏不覺的有一種說不出的哀傷，而那種氣味充滿在那不開窗戶的屋子裏，尤其令人難於忍受。露惠太太在前一天在家裏爲着媽做了許多美觀的物件。伊在伊花園裏摘採了許多美麗的花朶陳設在那屋裏。勃祿克看見在靈柩的前面誰着一叢白紫菀花，這是露惠太太把牠裝載在媽的一隻籃子裏而放在那處的；雀拜所送來的花放在靈柩蓋上。——露惠太太是永遠很仁慈待遇着媽的。

當媽臥病的時候露惠太太時常煮着雞湯親自送去，而且還爲媽整理着外室。在以前喬治叔父回家病故的時候，伊要算是媽的一個最得力的襄助者。現在媽躺臥在棺材裏，顏色蒼白，兩手搭合在胸部。對於媽當然要給伊一個最好的葬禮。露惠太太目覩着一切的事情。

「他的女兒便不及露惠太太能幹。伊們也不知怎樣點綴着屋子。勃祿克希望伊們將來一個個都到外面去，現在伊們都太年輕而未達可嫁的時期，然而媽又死了。媽安然地離開了塵世，只遺下了伊的許多寶物。

『阿紀！菊瘦！媽愛伊的寶物。你們可以都拿了去。你們可以分取着這些物件，我是不能拿的。』勃祿克對他的女兒這樣說。

阿紀和菊瘦互相看了一下。那些寶物都是伊們的！爹應得什麼呢？

『露惠太太也應當拿一件，伊永遠是非常仁慈待遇着媽的。那珠子和頸練，伊或者喜歡這兩件？』勃祿克又繼續着說。

『爹爹，現在你可以到那餐室裏去躺一忽兒了。你一定非常的疲乏。』

『露惠太太永遠是仁慈對待着媽的。』勃祿克又重複的說。

『你太疲倦了，爹爹。你去躺在那沙發上吧。』伊們徘徊在室外，監視着他，監視着直到聽見了那沙發上的彈性鋼絲發着輾軋的聲音。伊們知道有些寶物在媽的衣櫃裏而爹爹並未想到。伊們兩人緊隨着，用着輕微遲緩的脚步走上了樓梯。伊們到了媽的臥室。阿紀用着雙手扭着門上的捏手，然後輕輕地走進去，菊瘦隨在後面。伊們把門開着，這樣可以使伊們易於聽到爹爹的動作。伊們把秘寶的門開了，遲疑了一回，向內細細觀望。那處有媽的衣櫃。伊們先試開上面的兩個抽屜。無奈那抽屜鎖着。

『菊瘦，鑰匙，鑰匙在那兒？』

『媽把牠們捲在襪子裏。』

『我們快尋找。』

伊們開着第二隻抽屜，裝滿了媽的最精美的衣服——貝使利的圍巾，媽的美麗的絲織品的衣服，亨力達布的衣服，細絲絨的衣服，媽的細洋紗的衣服，還有邊上釘着紅紗邊的紅法蘭絨裙子。

於是兩人一同開着第三隻抽屜。抽屜開了出來。放在那棉絮上的許多粉綠紅黃藍各色各樣的紗球都滾到地板上來了。伊們覺得在那一堆被絮之中，飯單之下的摺疊的嬰兒的衣服裏有一捲襪子。

『這是我們所要的，阿紀。』

『襪子在那兒呢？』

伊們開着第四隻抽屜。伊們用手在四處摸索，每物件都摸到了，那裏面的東西都墜到外面來了。伊們站起來細細視察着擱板。

『牠們一定不在箱子裏，你說是不是，菊瘦？』

『你看，那處有隻籃子！我們在那裏尋一下。』

伊們取下了那隻大而清潔的菩提木的籃子。菊瘦把蓋取去了。伊們看見裏面裝着媽的白絨繩的頭巾，一對脚絆，媽織的最精細的拖鞋，一條細密的褐色面紗，還有一對黑色的絨繩手套。

『這兒是襪子。』

伊們把籃子裏的東西都傾倒了出來。在那一雙灰色襪子裏，菊瘦找到了鑰匙。

『把牠們給吾。你去看看，菊瘦。爹爹亦許要來呢。』

『不會，我們可以留心聽着他。開那抽屜，阿紀，開那右面的一隻。』

伊們看見一隻黑漆的小箱子和一隻紅皮的手提口袋還是喬治叔父在城裏買給媽媽的。阿紀拿着那隻袋。媽媽常把錢放在那袋裏的。但是現在是空無所有。那漆箱裏裝着許多祖父傳下來的寶物。伊們很仔細的把裏面的東西一件件取出來，一條西班牙花邊的披肩，一冊金邊的小聖經，六柄銀調羹，一枝彫刻着花紋的珊瑚寶石的胸針，一段細金鍊條，還有祖父傳下來的黑色珠子和頸鍊。

阿紀說，爹爹的意思要把這祖父傳下來的珠子和頸鍊送給別人，這意思！』

『這東西和爸爸一樣。他是未必可靠是真的。』

『那條頸鍊，那條頸鍊你帶上了一定非常美麗，菊瘦。我知道媽一定喜歡你拿這一個。媽一定願意我拿那副祖父傳下來的耳環。』

『阿紀，你拿三把調羹，我也拿三把。那花邊的披肩我看我帶了很合適？』

『我要那本聖經，你拿那株珊瑚的胸針。我們應當再尋一點送給露惠太太的物件。』

上面左邊的抽屜裏裝滿許多小的硬紙盒，一隻隻堆疊放着。有一隻小盒裏存儲的是媽的假髮！灰色，和媽自己的頭髮的顏色一樣。還有戴在鬢旁的簪子和梳子。在一隻盒子裏又藏一隻小盒子，裏面放着一本媽的祖父給伊的一本夾引針的小書。在又一隻盒子裏找到一個黑色假髮髻，套在媽的頭髻上的。菊瘦想這個東西做的很巧妙。在另一隻盒子裏有幾副媽的眼鏡，這是伊已經拋棄的了，因爲伊換了光度更深的眼鏡；媽的從未用過的。鍍金的假牙；一束別人頭上剪下的頭髮，幾隻金葉鑄成一朵花的式樣的胸針；還有一隻像表似的圓盒子，上面嵌着媽和爹的結婚照相。

『你拿胸針，我拿圓盒。我們還得找一點送給露惠太太的物件。』

伊們在媽的屋子裏四面凝視。爹爹的衣櫥不足引起伊們的注意。伊們在門的擱板上取下了那個小瓶。裏面的東西發着刮辣的聲音。伊把那小瓶裏的東西傾倒在縫補的棉被上，然後各人分得了五毛錢。於是伊們走下樓去。

『這手杖，菊瘦，你拿了吧，那世界市場的調羹算屬於我的。媽最稱頌喬治叔父，是不是，菊瘦？媽一定樂意我們保存着這手杖，和那大皮箱裏的絲帽，白手套，和那裝着煙捲的匣子。』

伊們走進堂屋裏，爹爹睡在棺材蓋上。

那耳環算是我的吧，是不是，菊瘦？你已經拿了珠子和頸鍊了。我們再找一點送給蕭惠太太的物件。』

勃蘇克聽見了伊們的談話他說，『我有沒有拿一件好一點的東西送給蕭惠太太呢？伊永遠是很仁慈的對待着媽的。』

阿紀和菊瘦看了一看父親再互相默視着。

『是，爹爹我們應當要找一點。』

伊們回到媽的屋子裏，向四面張望，看看那衣櫃的頂上，看看那門上的擱板。伊們開了秘室的門又把牠關上了。伊們看見那小瓶傾倒在縫補的棉被上。

『媽一定不樂我們把伊的縫補的棉被丟掉的，是不是，菊瘦？

『不，阿紀。最好放在我們的牀上，凉夜可以蓋着呢。我把褐色的一條給爹爹。這比較的暖一點。』

阿紀拿着一個粉紅和綠色的線球，繞得十分光滑而堅硬——一條條互相接着而繞成的，還有一把媽的大刀摺掛在秘室的門上。

『你去從那抽屜的底上取一張紙下來，菊瘦。』

伊們把那小瓶包好了，然後走到樓下。

『這兒有一件東西，爹爹。我們把牠包的很好。你不要拆開來。』

勃蘇克心裏很愉快。看上去好似一包聖誕節的禮物。蕭惠太太是永遠很仁慈對待媽的。他從那南面的道上走向蕭惠太太的家去。他看見一個女人在紅牛棚的旁邊。他覺得那包裹的東西分成了幾塊在轉動着，他的手指隨了那物件的轉動而仍舊很留心地揑着。他要想打開來看一看，然而他又怕拆開了包不好。在那牛棚旁的女人恰巧是蕭惠太太，伊正在餵鷄。

勃蘇克把紙的角上解開來，把手指伸進去，並未擾亂外面所縛的線。

蕭惠太太還應當得好一點的東西呢。這不足以報答媽所受的恩惠。

他再回到家裏。他想，『我不願把這小瓶送給伊。』

他走了幾步，把身體站定了一忽，仍舊轉了回去。他的心跳得很快；在他眼前發着光亮。他彷彿又回到了少年時代，一大羣人在那佛爾凝視許多女郎競賽。他的剎提指揮着伊們。每一個人都為伊歡躍。伊直奔到他的身旁，於是他們賜給伊第一等的獎品——就是現在他拿在手裏的那一個小瓶。

他在包裹裏取出了小瓶，匆促地經過了場地而到了蕭惠太太那處。

『我送給你一件媽的寶物——這小瓶上畫着一條貓尾巴——伊在佛爾競賽所得的獎品。伊戰勝了一切的女子——你可以想像到伊當年的英氣。』

——一九二八，三，二〇譯完。於津門——



可可糖

長篇連載小說

濤每譯

第七章

數早晨後蘇挺沉悶不剃鬍子的坐在他沒有生火的屋子。 空氣潮濕泥臭，但是窗外却來了一股春光明媚的生氣。 蘇挺正咬他的鉛筆， 他已經厭倦他的着急了，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他用全力打桌子，並且用他的拳頭去駭屋角裏某人，却是屋子裏並沒有別個。事體是非常之明白的，佛明曾經勾結伊格那提夫來。面謀反對他。 他感覺得，他不能不感覺得從他同志裏來的千萬針刺。 好，他一定要發現他們。 他對自己破聲大叫道：蘇挺，把你自己振作起來，把你自己振作起來，表明你在他們之上。

他站起來，更鎮靜的走那泥污的地氈[illegible]怒道：「這些壞蛋，他們好狡猾的[illegible]的計策呀！ 在你們臉上有假的[illegible]在你們背後藏着無限的卑鄙奸滑。[illegible]道從前社會生活的競爭與事業就是如此嗎？」蘇挺激烈的緊握着拳頭道：「難道這些罪惡就可以汚壞一黨嗎？，就可以汚壞一個最神聖的我們可以生存的黨嗎？」

有人胆小的敲門，裴李蒲斯輕輕的跛進來。 說道：「我可以同你談一會嗎？蘇挺。 我一定要警告你，」他走近蘇挺對着他的耳朵繼續講道：「好像他們已經決定把你吃了。 天才知道，我只惟願你好，沒有你，我們通通完了。 小心佛明，他正在起首作某件事情。 昨晚裴夫洛夫同瓦爾慈都不知被誰捕去了。」

蘇挺怒目而視。 他對於李蒲斯並沒有信心，他那油滑討厭的眼睛表現在一種僕役的神氣，他那反抗的聲調，更像强盜。 然而李蒲斯的話，仍然使他戰慄。他們被捕了。 為什麽呢？ 尤其是為什麽他一點也不知道呢？ 這種意思豈不是說他們再也不相信他了嗎？

他說道：「我不懂為什麽你這樣麻煩你自己？ 我是不怕詭計的，我的良心是清楚的。」他厭惡的看着李蒲斯把肩聳一下，輕輕走出。

蘇挺拿着電話聽筒叫伊格那提夫道：「我定要同你談一件狠重要的事件。 我可以立刻來嗎？」

「好！我正希望你來。」

「狠好。」

他嘆一口氣，感覺心裏有可以自豪的正直。 他傳話到高等謁卡與慈卡，或者中央執行委員部。 把汽車訂好之後，他拿了一張白紙放在面前，寫一個電報道「莫斯科高等謁卡會長。 文書送慈卡。緊急，秘密。 我請求立刻更換。 我已經厭倦詭計了。 蘇挺。」

把電報放在外套旁邊衣袋中，他勇敢的走去。 他的心像機器般快活堅定的轉動。 汽車揚起塵土，停在執行委員部，一個大而且黃有圓柱的屋子。 蘇挺走上高曲的石梯，墻上有捲起的旗子與共產黨領袖的照片。 他一直走到伊格那提夫的門口。

書記忽然說道：「等一會。我立刻就通傳。」說完走至門後，對蘇挺面把門關上。

這種迎接刺戟了他，引起他對佛明與伊格提夫已經退了的怒氣。

書記跑出來叫道：「請進。」

伊格那提夫與平常一樣，躺在椅上，挨近桌子，不遠在一把黑沙發中坐着小同志叔士趨，他仔細的審視蘇挺。

如果伊格那提夫和平的把腮歇在胖手中，沒有用力避開叔士趨，也許是一種新方法來逃卸不解釋關於福明的事情。但是這仍然不能停止蘇挺。他憤怒堅定的拿一把椅子放在桌前。

他用乾燥的高聲，故意使叔士趨也可以聽見道「同志伊格那提夫，我來告訴你，我要離開我的職務了。」

伊格那提夫冷靜的道：「我們知道的。」

蘇挺懊惱的心裏想：，說道：「那更好了。假如一個人的同志這樣聰明的圖謀，他們一定早就會猜着結果的，還對個人方面真是無上的榮譽。」他繼續強笑說道：「我正電告我的辭職到高等竭卡去請求組織部。」

伊格那提夫高聲道：「組織部早已熟悉此事了，同志蘇挺。這裏就是同志叔士趨，部裏派他來調查的。」

叔士趨異常高興他剛纔引起了的印像，拿出執照來。蘇挺神經震動。他的仇敵是狠認真了。他們已經成功背着他計劃出什麼叫做『案件』了。這才真是老黨人的誠實呢！蘇挺的人生觀根深蒂固的東西忽然動搖，霹靂一聲倒塌下來了，好似一大堆的木料，預備來修屋子還未動工的，忽然倒下來了。倒裂之後，只剩下灰色木板與塵頭而已。他驕傲的向叔士趨說道：「我預備好了的。但是我要先警告你，我還一點不知道竭卡已經破壞了。昨晚我兩個工人被捕。佛明簡直沒有竭力——」

叔士趨勇往的干涉道：「佛明與此事毫無關係。我逮捕了工人。」他強笑道：「同志伊格那提夫，那兒我們可以找一間私人屋子，以便我們面對面的說呢？」

伊格那提夫按鈴道：「這兒有屋子。書記會告訴你們。」

叔士趨一眼瞧着伊格那提夫，一面向蘇挺道：「看這兒，讓我們看你的手鎗。」他把蘇挺伸出的手鎗拿過來放在自己袋子裏面問道：「你沒有別的嗎？」

「沒有。」叔士趨同着蘇挺走到門口，又跑轉來到伊格那提夫、急忙向他耳裏悄悄地說了幾句。

伊格那提夫點頭。

蘇挺怒目的想道：「這些事情好卑鄙呀！呵，那個伊格那提夫！但是，我的朋友們，等一等，把你的牌放在桌上。等我們來硬賭一場。」

他們走到第三層的一間屋子。屋裏的傢俱，只有一張棹子，三把椅子，穿過面河的窗子，可以看見河邊郊外的屋宇，灑在日光中，與守望的塔。叔士趨親自把門打開，立刻鎖上，坐在棹子上面，從他短箱子裏拉出一捲紙來。他假裝在細心考察他們，皺起眉毛；這種動作與他快而且黑的眼睛增加了他面容的黃色同短髮頭顱的園形。

他像一隻失吊了的貌兒，狡猾的講道

：「這件案子已經到了慈卡。 你的案子已經到了慈卡。 你也許猜着內容是什麼？」。

「我不是一個狷齷齪謠言的人。」

叔士趨似乎在譏笑蘇挺喃喃道：「好，這就是我們現在要鬧清楚的，看這是謠言還是別的東西。 現在請你告訴我，同志蘇挺——同志兩個字說得如此的虛僞，蘇挺覺得像放一個蝦蟆在他伸出來的手上來祝賀一樣——「請你告訴我，同志蘇挺，爲多少錢，什麼時候，從什麼人，你受了賄？」

這個問題一來，蘇挺臉上的血脈伸張，鼻孔脹大，眼睛充滿了憤恨。 他把牙齒淺入緊咬着的嘴唇。

叔士趨不介意慢慢地繼續道：「好，同志蘇挺，你願意給我一個直接答覆，還是要先想過？」

蘇挺從他嘴中講道：「我認爲你的問題是一種可羞的不應當的侮辱。」

叔士趨巧笑道：「呵！這樣的，這樣的嗎？ 我簡直忘去了你是一位玩戲法的老手。 那一個傻子會直接受賄，如果他有了女書記的組織來達到這個目的？ 一位美貌女郎，可以這樣說，管理全部事業。 並且還可以用伊來，如果需要的時候，達到別的目的。 最重要的，這是頂容易的方法，可以由伊把東西放在你的腰包裏。 是不是這樣，同志蘇挺？」他的小眼睛笑躍過蘇挺冰凝的面孔。

蘇挺答道：「我沒有女書記，我連大概都不懂你說的什麼。 你若有關於我罪狀有形的事實，請你告訴我。」

叔士趨用同樣鎭靜的聲音說道．「哦，這樣的。沒有捉住；所以不是賊嗎？ 很好，我們來走另一條路。 但是你不是一個無名小卒，不是新在黨裏的；所以你可以明白，如果沒有自招與誠懇悔過你的罪要加上不同的性質，使慈卡要拿另一付眼光來看你。」

蘇挺大怒叫道：「慈卡同這個有什麼相干？」 他幾乎想把這個傻子的圓頭打碎。

叔士趨鎭靜的道：「我奉了慈卡的命令來查究這樁案件。」

蘇挺又感覺到痛苦的刺戟，感覺到倒塌下來尖銳的木板

叔士趨拿了一張紙，像一個挖墳的量死人一樣，問蘇挺一些檢察的問題——他的年齡，職業，其他——寫下答案，一些不變的活像蒼蠅在蛛網的聲音。

「你不記得有些時候，你從你雇員手裏收受之某種禮物，貸還，旁的東西嗎？」

「我不記得」

「奇怪。 我們只好寫下『我不記得。』但是關於瓦爾慈呢？」

蘇挺臉深紅了。 爲什麼他沒有記得呢？ 他想道：「天現在才知道那像什麼了？」

叔士趨獰笑道：「當然是用不着個人親自受賄；頂便利的是從在家裏的人。」

蘇挺訥訥道：「我曉得我的妻子在我不知道的時候從瓦爾慈得了一些小東西。」

「『在我不知道的時候』——這才妙呢。 爲什麼你不還了那些『小東西』呢？ 但是那還是題外。 告訴我，同志蘇挺，什麼你叫做『小東西』？ 舉例來說，難道你以爲二十鎊金子是一件『小東西』嗎

？」叔士趨的小眼睛幾乎埋在紙中了』

蘇挺的手戰慄起來。他感覺到一種刺人的危險降臨，竭力從棹子站起來，但是他的脚却不由他自主。用很大的力量，把外套扔在椅子上，才有點安慰的感覺。他說道：「現在我才動手認識，這裏有些可怕的誤會，因為細微的事情。我們定要弄清楚，誰安下這個圈套，並且為什麼。若是我沒有相信黨的力量與公平智慧，我早就不會從一九〇三年起作一個老黨員，備嘗坐監充軍的生活了。」

叔士趨惡笑道．「或者你曾直接答覆我。你承認你曾經受了瓦爾慈及別人的禮物嗎？」

「不要愁。我會完全誠懇的答覆你。」

「你早就應該如此了。你以後的命運，全靠你的誠懇。」

「『我的』命運對我毫無關係。我看重的是『我們的』命運。」

「那更好了，我要替你寫在記錄裏。就是這樣嗎？」

「我知道我的妻子怎樣有一次從瓦爾慈那裏，得了一雙絲襪子，也許兩雙。我記不準確了。」蘇挺說着不禁回想到他半解衣妻子的脚與伊脫下來的襪子。

「此外伊得了兩雙小孩子的襪子幾根可可糖。我不知其他從瓦爾慈或者任何人的禮物了。」

「妙。起初沒有得任何人的任何東西；後來又好像曾經由他妻子得了瓦爾慈一些。起初只想起一雙襪子，後來又加一雙，最後又是兩雙。」

「你知道嗎？同志烏士韓林？」叔士趨的從前黨名是烏士韓林，這個名字蘇挺記得很清楚。「我是一個老過激黨員。我決不，我決不是旁的什麼，我曾經以一個慈卡代表的身分，以一個同志的身分，絕對誠懇的講過了。」

叔士趨大怒拍棹答道：「我曾經有一次作過社會民主黨的緩進派，但是我無論何時從沒有受過賄。所以那個就是那個。但是這完全是例外。現在，關於金子的事呢？你受過或者你沒有受過？」

「我已經告訴你我並沒有受過任何金子——」

「但是你的妻子呢？」

一個天大的疑團，忽然起在蘇挺心中，他慌亂的喃喃道：「不會的，這是不可能的事情，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敢擔保嗎？」

他敢擔保嗎？他聳他的肩頭想從黑暗冰冷的墻找點帮助，却是失敗了。

「那末，你不能擔保了？這更謹慎了。」

蘇挺想道：「可憐的惡徒。」他嗅着叔士趨的烟味，心裏發嘔，叔士趨却好像鎮靜的吸。沒有悲劇能够感動他銅色的額。

「好，關於妻夫洛夫你知道什麼呢？他分過什麼東西與你，或者，原諒我，與你的妻子沒有？或者你仍然覺得你自己不能担保？」



時人彙誌



郝更生

郝更生。字更生。江蘇淮安人。年二十九歲。民國三年肄業於上海民立中學。後入上海南洋路礦學校。七年卒業。八年五四運動。曾代表母校。參與運動。八年秋。鑒於國人體力不健。無强有力之精神。不足以言救國。因自費赴美留學。初入哥倫比亞大學。繼入克拉克大學。十年經余日章之介紹。改入美國麻省春田體育專門學校。專習體育。十二年夏。得體育學士學位。十二年秋回國。任漢口青年會體育部主任。十三年春。舉辦全國第三次運動大會於武昌。十四年春。代表全國青年協會往蘇州與東吳大學合辦體育專修科。以期造成國內體育專門人才。俾謀國內體育之普及。十四年秋。被聘爲北京清華大學體育敎授。十四年冬。著英文「中國體育概論」。一書中詳述我國體育背景之悠遠及將來發展之希望。並將我國八段錦及拳術等。譯爲英文。全書共三百餘頁。十五年秋。被舉爲北京中等以上學校體育聯合會會長。隨組織北京評判員委員會。統一學校體育評判事宜。十六年秋。二次被舉爲北京中等以上學校體育聯合會會長。是年擴充體育聯合會爲男女兩部。爲華北女子加入運動比賽之起始。十六年夏。倡辦體育雜誌社。發行「體育」。擔任總編輯事宜。本年五月間將在北京舉行之華北第十三次田徑賽運動大會。會由華北聯合運動會執行委員會公推爲籌備主席。